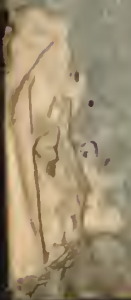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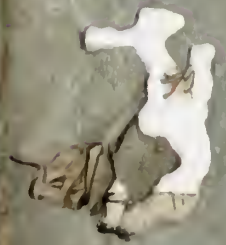


稼亭

地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七

說

杯羹說

天命不可以智求民心不可以力得三代之革命也
皆積功累德天命之民心之故有不戰戰必一舉而
得之至若匹夫起氓隸之中遽有天下難矣秦之天
下亦三代之天下天命豈有古今之異劉氏之
與項羽爭者以智力乎功德乎古謂劉氏有寬仁大
度余觀杯羹之言不能無疑也秦之虐也塗炭日甚
民見起兵而圖秦者響應雲合惟恐拯之不暇也



顧將望拯之民，戮賊於百戰之場。劉氏之為，為為民乎？及其羽欲烹太公，則曰：幸分我一杯羹。所為等之者，民也。今乃戮之，所以為人者，親也。今乃置之虎口，略無顧慮，惟以勝負為計。設若項伯膠口而羽憤不勝，則安知俎上之肉不為杯中之羹乎？縱不能竊負而逃，杯羹之言不可出諸人子之口。劉氏猶假禮義以羽殺義帝，為賊縞素而請諸侯，其視義父不有間邪？故曰：劉氏非寬仁者也。或曰：漢高奮一布提尺劍，五載而得天下，賢孰過焉？若為親屈己一失機，會其能化家為國乎？抑以高祖之大度，必料其不能害父。

也此大不然當其時以羽之強暴不殺太公者幸也
况劉氏自無兄弟之義而以若翁望羽乎向既脫身
於鴻門歸王漢中宜修政教養士卒結仁固義以培
其根本聽其天命民心之歸則秦之天下捨劉氏而
誰適哉以百里而創四百年宗周文王可企也漢道
之盛豈止幾於成康乎三代之後稱漢唐而漢唐賢
主未免慚德於父子間漢唐專務智力歟吁

借馬說

余家貧無馬或借而乘之得駑且瘦者事雖急不敢
加策兢兢然若將蹶躓值溝塹則下故鮮瘳悔得蹄

高耳銳駿且駛者陽陽然志着鞭縱鞞下視陵谷
甚可快也然或未免危墜之患噫人情之移易一至
此邪借物以備一朝之用尚猶如此况其真有者乎
然人之所有孰為不借者若借力於民以尊富臣借
勢於君以寵貴子之於父婦之於夫婢僕之於主其
所借亦深且多率以為已有而終莫之省豈非惑也
苟或須臾之頃還其所借則萬邦之君為獨夫百乘
之家為孤臣况微者邪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烏知其
非有也余於此有感焉作借馬說以廣其意云

敬父說

牛峰李君自名養直其友人馬邑李云白字之曰不
曲或難之曰直而曰不曲理則然矣直之為義豈止
於是乎夫事物之理一直一曲不可以執一論也天
地之大也或動或靜故孔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蓋屈而不伸則無以持其靜伸而不屈則無以存其
動是以直而不曲則不能養其直此一直一曲之謂
也如舜大聖人也其存身之要豈非直而不曲
乎然不告而取者其理必有時而曲然後能保其直
也曲直之理可以類知苟滯於一端其為直也不流
於父攘子證之陋乎然則知之何曰天地之道或動

或靜而不差者誠而已矣事物之理一曲一直而不
過者敬而已矣誠敬之名雖殊而其理則一易曰敬
以直內蓋直者理之當然而敬者養直之具也以此
推之於明德新民之用則何適而非天理耶於是改
不曲為敬父云

深父說

雞林崔君更其名請字於予曰東方之七名子與自
名者皆以仁義禮智龍鳳龜麟公卿輔弼邦國柱石
不出此數十字而已故十人之會相似者七八人矣
或曰事相犯未免忿爭始吾名潛謂與眾異近有凶

人與吾姓名其聲相近故更以江蓋擇其所不取者也吾子其教之曰名既如此字之何有山高故可仰水深故不可測夫江之為物水之大者也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又能納百川而東之故能成其大故能致其深深故不可測不可犯也鼃鼃蛟龍魚鼈生焉予以見其不測也天之所以限南北予以見其不可犯也凡物之理深不可測然後不可犯處心行事莫不皆然敢以彥深父塞責

師說贈田正夫別

師之說多矣然其道不一而其位不同者亦不可不

知也以道而言有聖人賢人愚人之師焉以位而言
有天子諸侯卿士庶人之師焉其事則德義也術藝
也句讀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資其師而成其
名者也天子諸侯卿士庶人其位雖不同聖人賢人
愚人其道雖不一而所以磨礪其事業變化其氣質
者未嘗不係其師而德義術藝句讀之教則一也訓
之句讀以習其文傳之術藝以適其用傳之德義以
正其心師之為師亦勤矣哉姑以庶人之師言之必
將喻以孝悌忠信使之親其親死其長至於巫醫樂
師百工之技其數雖小亦不專心致志則不能矣為

之師者威之可也朴之可也委而去之可也如不得
教之之道則強者必梗弱者必怠遷業而廢事辱父
毋惡鄉黨姦宄竊敬而獄訟繁興等而上之卿大夫
士其為害也必倍於是矣又等而上之諸侯以至于
天子其道愈大而其任愈重其位愈高而其責愈深
矣夫天子諸侯生于富貴長于逸豫志滿而勢尊奴
視士夫而其外傳之嚴未若左右之狎或效聲色狗
馬或獻珍竒異味盲聾其耳目滯蠱其心志而戕賊
其德義者輻湊而不已應接之不暇其袞衣博帶難
違易退之士而與佞倖便嬖搖尾之憐之人較親踈

爭得失憂憂乎其難矣古之為教者雖天子諸侯之
子心變之入學日與端人正士游居息食薰陶德性
知上齒貴德之義而無溺冠鉞種之事故師道可行
也雖然凡為人師必先正己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
者也潭陽田正夫同年士也今王之入宿衛也實從
之時王為世子而正夫以句讀進今既正王位而猶
春秋甚富實古之就外傳之時其句讀之訓術藝之
教德義之傳尤不可偏廢也比之庶人比之卿大夫
尤不可不重也期至于聖若賢尤不可不勉也上
有天子下有卿士庶人尤不可不慎也為之師不亦

勤矣哉正夫其必先正其己而正王心毋為聲色狗
馬珍竒異味之所先毋為佞倖便嬖之所奪斯可已
是其道大故任重德高故責深豈若庶人之師而威
之朴之委而去之乎豈直卿士之師而其害倍於庶
人而已乎孟子曰惟大人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
定矣大人者蓋師嚴道尊之謂也正夫之從主而之
國也責子贈言予為師說而終之以孟子之言正夫
以為如何

臣說送李府令歸國

傳曰為臣不易可不慎之哉雖得之君不得之民爵

祿之豐則有之不能不取怨於民矣雖譽於今不譽於後功業之多則有之不能不取譏於後矣古之為臣者寧不得於君不敢取怨於民爵祿非所急也寧不譽於今不敢取譏於後功業非所計也其取怨取譏而惟爵祿功業是急是計已非為臣之道况其所謂爵祿未可必豐功業未可必多者乎大凡言臣之目有重臣權臣者有忠臣直臣姦臣邪臣者焉其重臣者予知之如主少國危衆志未定或變生倉卒事涉虞疑而能魁然確然持一節主大義不以死生禍福為一身慮人賴以安事得以濟古之人有行之者

伊周平勃是也若權臣則倚勢以成其私挾主以市其恩陰倒其柄而賫制之人雖怨憤而不敢言亦能鎮一時之安危其與重臣迹似而心不同然其利害之間霄壤不侔矣是以先儒嘗論之且其為忠臣國耳忘家公耳忘私主憂身辱主辱身死奮不自顧惟義之從古之人有為之者漢之紀信晉之嵇紹是也姦臣反是巧言令色陰謀詭計欺慢其君愚弄其民利入於己怨歸於上卒有緩急君先身後從而擠之又下石焉其不手刃者才一間耳必不脫董狐之筆矣何謂直臣君有過則強諫之事有闕則昌言之惟

恐其君陷於不義惟慮其民死於無辜寒寒謬謬斃
而後已寵逢比干當為稱首邪臣則不然不遵大道
不由正路千蹊萬徑曲邀橫結攬靡蝕痔無所不為
禍亂作而危亡隨之其佞倖貪淫者皆姦邪之流也
苟非人君明聽廣納愛而知惡憎而知美則未必不
以忠直為姦邪姦邪為忠直者矣昔唐德宗曰人言
盧杞姦邪朕但覺其嫵媚耳故曰此其所以為姦邪
也古今國家治亂民生休感察於斯而已矣嗟乎人
才如此其不齊也一否一泰一進一退如此其不一
也亦係其人君所尚為如何耳故管仲霸齊鄭公興

唐勃鞞之功可贖其罪裴矩之佞卒化為忠茲非所
尚之然歟予每讀書未嘗不慨然於此也永州李君
予友也質樸無華夷險不易雖不敢自比重臣之目
亦自許不在忠臣之下其視姦邪之所為不啻若狗
彘然惟其不遇是以歷仕三王而不得展其所蘊也
今新嗣王將之國既戒其行矣上選於從臣命李君
先驅諭國人所以更張之意而慰來蘇之望凡與君
游者皆賦詩請予題其端予作臣說以勗之且問之
曰吾民引領新君拭目新政若飢渴之待食飲其吾
子將務豐其爵祿歟務多其功業歟所望吾子者不

在此而在彼可不慎之哉

乃翁說送襄君允堅東歸

予知乃翁久予曩第國試例出為司錄叅軍既任而
還乃翁猶為諸生諸生中乃翁年差長而才又優故
諸生成推服性又喜飲一日不得酒若有所喪諸生
故樂從之遊予亦時與往還知其無它腸也其後予
忝鄉舉因宦中國久不得相見至元丁丑出佐征東
幕乃翁已中國科聲價益高其為人與諸生時無小
異予益知其真率也今予又在都下而本國遣陪臣
賀天壽節乃翁選於文翰捧表赴闕時車駕時巡已

踰關矣乃翁與其使輔間關北上用賓于帳殿遂從
至灤京居數月既還燕都又居數月子又與之遊其
為乃翁固自苦也其使輔皆已歸乃翁獨留若有所
為者又數月矣昨過子曰疇昔之夜夢親倚門吾之
來又不告久游意吾其歸聽親之命其再來未可知
子盍一言以贈且以吾生軀而長身人以為乃翁吾
曰而稱焉乃者語助人之不知以為無謂子宜有說
也子固知乃翁久即應之曰諾凡有號名或人稱或
自稱人之稱固以義若自稱則謙之謙之故不愚則
魯不拙則迂然名由實生苟其實雖被之惡名烏可

辭已此所謂欲血而彰者也昔齊父老畜牛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旁隣以為愚公此父老者非不能自白也而所以受之名而不辭其意有在矣抑其初制字者為如何也如謂一大為天土也為地人言曰信奴心曰怒者可以類推而其初誠有所未知焉者也蓋字因物而作非其物曰字而有故物之似字者甚鮮物生而後者或無其字矣況人物之形體而比之字之點畫不亦踈乎雖然水之似字者謂之巴江人之似字者稱之乃翁庸何傷乎且其為語助不為無謂故亦為無用夫文無助辭

不可以為文猶經無其緯不可以為黼黻也又其訓
為難辭為爾汝知辭之難而不輕發人爾汝已而能
受之斯亦自謙者之事也至如吳蜀之使以國相告
謝石之家以姓相詆此以字滑稽耳子於乃翁不敢
云

市肆說

商賈所聚貿易有無謂之市肆始予來都入委巷見
冶容誨淫者隨其妍媸高下其直公然為之不小羞
恥是曰女肆知風俗之不美也又入官府見舞文弄
法者隨其重輕高下其直公然受之不小疑懼是曰

吏肆知刑政之不理也。下今又見人肆焉。自去年水旱民無食強者為盜賊弱者皆流離無所於餬口父母鬻兒夫鬻其婦主鬻其奴列於市賤其估曾犬豕之不如然而有司不之問嗚呼前一肆其情可憎不可不痛懲之也。後一肆其情可矜亦不可不早去之也。苟三肆之不罷予知其不羞不理者將不止於此也。

題跋

題勤說後

胡君仲困作勤說以貽洪守謙揭君以忠續而勉之

本之天地陰陽之化推之王公士庶之道農工商賈
之事而終之以數學之說言簡而意盡實有補於學
者也夫勤者惰之對余惰者也觀其說不能無愧于
心乃數其不勤者而自訟之曰勤則為君子惰則為
小人勤則可至於富貴而惰則卒至於貧賤此理之
常也余少孤而事母支體不勤而甘旨是乏一也及
其志學詩書不勤而嬉遊是好二也方其入任事務
不勤而俸廩是糜三也公卿之門伺候不勤而退縮
是甘四也交友之際往來不勤而施報是後五也惰
之為病一己足矣而有五焉其欲為君子而至於富

貴難矣哉守謙勿而好學當務于勤而去其惰則余
在三人可師之一然勤有義利之分雞鳴孜孜舜跖
俱有焉故必以敬為主守謙其思之

跋福山詩卷

式無外嗜詩者也曾走京師求詩公卿間今中書許
公翰林謝公搢紳知名者皆有贈焉自是苟有能詩
聲無問遠近必就而徵之東國士大夫亦以此愛之
也昨晚袖福山詩來求余跋余雖不識福山山不於
深山窮谷槁木其形寒灰其心而求其所謂寂滅者
乃能留意於鑿奔走萬里急於活人而緩於利己則

其人可知已視彼逃賦亂倫而無益於世者則不侔
矣今之歸江南也詩人叙其事余既愛無外重違其
請而題其後

銘讚

靈巖寺新井銘

孰室于茲匪佛則仙山環碧玉地湧青蓮水在地中
窮通自天維井之皆維陽之愆求之山下驢背人肩
往來一舍斗水百錢人求其福養此福田雖則福田
食可下咽有大檀越乃見其然乃募良匠乃相東偏
其下惟石鑿之彌堅人初指笑有類溜穿其深百尺

其久二年既難既獲有冽寒泉遠近聚觀奔走後先
其源混混其達涓涓泓澄涵泳顛倒星躔物之隱現
其理則全孰無其後而有其前掘至九仞不泉勿捐
我銘在甃凡百勉旃

新製十二弦銘

不雅不俗匪古匪今既非其瑟孰謂之琴亞於箏筑
之製間于韶隸之音蓋未足薦郊廟而讌君臣亦可
以洗塵耳而滌煩襟者也

順菴真讚

彼閑道人絕學無為此大福田稱三藏師錦袍蓋帽

安用緇衣不行其怪不違于時皇王之眷佛祖之依
視顏則然知心者誰嚙

式無外松石軒銘

匪貞其質匪高其節地厚而不能壓歲寒而不能奪
松耶石耶得其道者式耶

演福寺新鑄鍾銘

并序

至正六年春資政院使姜公金剛左藏庫副使辛侯
齋奉天子之命以金幣來鑄鍾于金剛山時旁山諸
郡飢其民爭趨工得食以活鍾成公將歸朝國王公
主謂臣儉曰金剛山在吾邦域之中今聖天子遣近

臣所以張皇佛事垂之無窮者如此而吾靡有絲毫
補盍圖所以報上者僉曰演福寺大鍾久廢不用今
因巧冶之來而更鑄之亦足以體上之意而為不朽
之功矣遂言之公公欣然曰諾輟行以成之王命臣
穀為之銘銘曰

齊一衆聽當聲金克整三軍諧八音瞿曇之老言甚
深地下有獄何沈沈萬死萬生苦難堪如醉如夢聾
且瘖一聞鍾聲皆醒心王城演福大叢林新鍾一吼
振南闔上徹窳廓下幽陰共資淨福妙莊嚴東韓君
臣率祝三天子萬年多壽男無疆之休與國咸命臣

作銘令鑄劍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七

卷之七

廿四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與同年趙中書崔獻納書

寒門窮巷之士固不能自建必有青雲知己為之援引乃可以申其屈動其蟄僕亦驚怯進退蓋蒞聖宗門如坎窞足不能前焉瞻高冠若鬼神首不敢舉焉以此後於衆人而未霑一命矣自有兩公知遇以來謂已得青雲援引也及乎造化日久千紅百紫疊見增出於手下而背陰一枝依舊青青然後知知遇之不可保而造化之或有遺忘也昔袁粲為丹陽三宮

步櫛野間遇一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以為知遇
造門求進蔡曰昨飲酒無偶聊相邀耳竟不與相見
今僕之謂為知遇者焉知不類於此人乎然世以執
飲比造化者謂無遺也無私也南枝先發於北枝蓋
非有所作為偶以所托之勢而為先後之間耳豈有
南枝既花花而實實而薦為北枝者尚猶青青依舊
也哉此所謂人猶有所憾者也僕嘗以為人之窮達
有命存焉求之者命也不求者亦命也與其求不得
而赧赧然曷若不求不得之自若也由是不求至于
今日及見求之者皆著鞭先往然後知吾謀之大迂

而命不之道也伏惟垂察焉夫人之所欲為者忠與
孝也古人以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為不孝僕之未免
於求之之累者以此也求之而志不得則誠命也僕
夫復何言哉惶懼惶懼泰定四年六月日拜

代言官請罷取童女書

至元三年
事得施行

云云竊聞古之聖王其治天下也一視而同仁雖人
力所至文軌必同而其風土所宜人情所尚則不必
變之以為四方荒徼風俗各異苟使同之中國則情
不順而勢不行也情不順勢不行而善治之雖高舜
不能矣昔我世祖皇帝臨御天下務得人心尤於遠

方殊俗隨其習而順治之故普天率土歡欣鼓舞重
譯來三惟恐或後堯舜之治蔑以加也高麗亦在海
外別作一國苟非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
太宗之威德再舉伐之無功而還國朝肇興首先臣
服著勲王室世祖皇帝釐降公主仍賜詔書獎諭曰
衣冠典禮無墜祖風故其俗至于今不變方今天下
有君臣有民社惟三韓而已為高麗計者當欽承明
詔率祖攸行脩明政教朝聘以時與國或休可也而
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掇中國寔繁有徒恬息時罷及
撓本國至有冒于內旨爭馳傳遽歲取童女絡繹

來夫其取人之女以媚于上為己之利此雖高麗自
取之也既稱有旨豈不為國朝之累乎古昔帝王發
一號施一令天下顛顛望其德澤故稱詔旨曰德音
今屢降特旨奪入室女甚為不可夫人之生子鞠之
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為
天性一也抑彼風俗寧使男異居女則不出若為秦
之贅壻然凡致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其生女
也恩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旦奪之
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之一出門終身不返其為
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貴而

公卿大臣多出於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及閹
閹豪富之家特蒙詔旨或情願自來且有媒聘之禮
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為例凡令使其國者皆
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夫使于四方將以宣布上
恩詢咨民隱詩不云乎周爰咨詢周爰咨諏今乃使
于外國貨色是黷不可不禁也側聞高麗之人生女
者即祕之唯慮不密雖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
中國便失色相顧曰胡為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非
取妻妾者耶而已軍吏四出必搜戶探若或匿之則
係累其隣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過

使臣國中騷然雖雞犬不得寧焉及其聚而選之妍
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美而舍之舍之而
它求每取一女閱數百家惟使臣之為聽莫或敢違
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焉其數
多者至四五十既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哭泣日
夜拜不絕及送于國門牽衣頓仆擗道呼泣悲慟積
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絕倒者有血泣
喪明者如此之類不可殫紀其取為妻妾者雖不若
此逆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萬物咸

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昔東海有寃婦
三年大旱今高麗有幾寃婦乎此年其國水旱相仍
民之飢殍者甚衆豈其怨嘆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
天朝豈不足於後庭而必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
夕猶懷父母鄉黨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
虛老時或出之而歸之寺人終無孕者十之五六其
怨氣傷和又何如也事有小弊而為國之利者容或
為之然不若無弊之為愈也况無益於國家取怨於
遠人而其為弊不小者哉伏望漢發德音敢有冒于
內旨上瀆聖聽下為已利而取童女者及使于其國

而取妻妾者明示條禁絕其後望以彰聖朝同仁之
化以慰外國慕義之心消怨致和萬物育焉不勝幸甚

寓求國宰相書

穀頓首再拜寓書諸相公閣下僕病不能造左右面
陳所懷若終不言則不惟僕之心常怏怏不平鬱而
不泄且諸公必以僕為無知而不以人待之故不能
緘嘿吐出一言惟諸公之幸聽之維吾三韓國之不
國亦已久矣風俗敗壞刑政紊亂民不聊生如在塗
炭幸今國王丞相受命之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
甘澍然國王丞相以春秋之富謙恭冲默一國之政

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危人民利病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夫進君子則社稷安退君子則人民病此古今之常理也然則用人又為故之求也蓋用人則易知人則難不問邪正不論高下惟貨是視惟勢是依附我者雖姦諂而進之異己者雖廉謹而退之則其用人不既易乎用人易故故曰亂故亂故國家隨以危亡此不待遠求諸古實目前之明鑑也古之人知其然於一進退人之際而必察其所行所從來惟恐瀆于貨而奪于勢也然猶朱紫相奪玉石相混其知人不既難乎即今本國之俗以有財為有能有

勢為有智至以朝衣儒冠為倡優雜劇之戲直言正
論為閭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國也穀之所以難
親戚去鄉國久客於輦轂之下者正為此耳比聞諸
公所以輔政更化者與前日甚不相遠名雖尚老而
少者宗主其柄名雖尚黨而貪者宗執其權既斥惡
小而大者不收其惡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知
人不難用人甚易似非國王丞相委任之意朝廷聞
之得無不可乎或曰不必寓書諸公徒見其怒而無
所益也穀應之曰社稷苟安人民苟利將具本末言
之朝廷達之天子豈以諸公之怒而便緘默耶是用

敢貢狂瞽之說惟諸公垂察焉

啓

上致堂啓

凡物不平則鳴動於中而形於外惟時難得易失拙者後而巧者先敢露常情用塵清聽切以人之出處世所否臧切而學壯而行斯乃業儒之義深則厲淺則揭亦為持己之方然難會者機乎况欲行者道也乘桴浮海亦非先聖之心載質出疆可見古人之意是故或鑕之以策七十或奏之以牘三千雖不肯求拜於監奴亦奚為盜名之處士迹焉皇皇如不及心

則綽綽然有餘泄柳耻臣於繆公孟子譏閉門不納
冉求為宰於季氏尼父稱鳴鼓而攻義利之分兮可
不慎歟趣舍之宜兮無曰苟矣韓愈上三書於宰相
九品之位猶可求蘓秦佩六印於諸侯二頃之田安
之賴由枉直之有異其遭逢之或殊恭唯云云問世
英材為時大用謂致君於無過當收士而不遺舉所
知則君子拔茅推其恩則老人結草因以揚請而激
濁信乎惡紫之亂朱如樂工之審音金石然竹乾土
革木無相奪若匠氏之作室構榑棟榑檁闢楹楔各
得宜既無求備於一人之身亦何難致乎千里之足

部署絕白首之嘆國風續緇衣之詩造化爐中廣狹
方圓之雖具吹噓筆下抑揚起伏之不同伏念久居
泥蟻常希水擊四海未逢知己十年長作秀才碩軒
冕之儻來幸年歲之未暮宜後來者居上諒却步以
圖前非魚焉知魚恰似莊周之卽轍無馬不識馬直
須伯樂之攀轅所可喜者時遇明君所可悲者家存
老母然知其天也命也故異乎人之求之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進退其無攸遂孰
左右者為之先若揮介而不辭可質郢人之質苟獻
玉以求售何疑楚王之疑猥將畫虎之才仰黷辨龍

之鑑儻垂波及少援陸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必效
施為之有所衡無私平鏡無私照敢孤甄拔之無私

序

送水精長老序

仲元沒而浮圖氏出與儒角立其為教也空寂高遠
而闕於世理故為孔氏者詆訾之如唐之韓吏部尤
為然觀其文或與浮圖游情好屢見於言語間豈
以其人皆能清志潔行外榮辱一死生高出於患失
而後利欲者萬萬乎余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為人
今公自童其髮足不一涉名利之途往還山水之

中菁正乎容儀清絕乎章句雖使文公復生必不與
之絕矣况余不肖竊揖高風猶恨識之不早何暇議
於其間哉噫交游日淺而遽告以嶺南之行且嶺南
壯觀甲東國而鍾頭流頭流山中水精為大叢林休
錫子茲非有通釋教為衆所推者不能也此行也非
惟適山水雅志實釋子得意行道之秋也吾黨區
區陰岐之恨安足顧藉耶於是席于東郊分韻賦詩
使余序之

送金同年東陽遊上國序

楚王疑璞玉者非璞玉不美之使然魯人祀爰居者

非爰居有德之所致古今士君子之進退蓋亦如是
同年金秀才君子人也其行與文俱有餘力但於進
退之際似有不合意者然其心則曰與其躍於魯孰
若躡於楚則其進退豈非綽綽有裕與夫行險徼幸
者天地懸隔哉君每於詩酒間慨然嘆曰今我皇元
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內起鈞
築而當鈞衡弃草萊而談道義者不知其幾何男兒
不可守一鄉局一事也吾將北學于中國仍誦小雅
伐木篇出于幽谷遷于喬木未嘗不三復之有識聞
之知君之膽當大於身也僕以負薪之憂絕往還者

有日矣昨肩以君之北轅來告者壯其言行之相侔
立緣二十字為別畧不及時序景物者非敢戾其淳
華宗拙於文辭耳匹馬四千里故人三兩盃雄歌漣
欲斷去意浩難迴

送鄭參軍序

漢陽參軍鄭永世將之府有執友十人會餞于東郊
酒既行鄭君起揖曰朋友贈行以言豈特卮酒而已
余率爾應之曰漢陽畿外之巨鎮也古稱南京而與
東西京鼎峙焉蓋為先代所都山河之壯麗人物之
繁華可肩之於王京故尸于是者必宏材偉望人所

信服然後能也其賓僚衆佐亦如之自國家多故事
異古先廡耻道喪而上下交征利豪家得以無并酷
吏因而掊克地無立錐之閑室有懸磬之嘆為守令
者坐視莫敢言厲民自奉而已民之困且無聊未有
甚於此時也環畿數百里尤被其害而謂南宮者凋
弊滋甚菁條荆棘間遺氓八九戶且其屯郡縣可以
察見矣豈無一二有志於民者乎亦皆因仍苟且聊
復爾耳今君才高年必又得府尹之仁且賢者為之
畫諾則行其素志興利除害使弦歌之聲禱袴之音
聞于一境而達之四方其在此行乎或曰叅軍微官

也深弊不可遽革也此大不然一家仁一國興仁君子盡已而已苟能盡已而以百姓之心為心則雖不中亦不遠矣豈必計班資之崇庠風俗之澆朴戎象軍不以余言為不可諸君亦以為然因書以冠群詩之首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九

序

送安修撰序

至順三年冬十月日春秋修撰安貞之奉使南行目
覲慈闈同僚會饑之馬邑李穀執爵而進之曰古有
衣錦還鄉者君其庶幾乎一君歷漢山道竹溪以行漢
山舊掌書地遺愛存焉竹溪君之鄉黨慈親在焉今
往返十年間銜使命歸為之榮敢奉卮酒以賀君笑
而却之且曰子欺余哉夫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
故鄉此所謂衣錦也若扶節而觀風剖符而專城橫

行於方面而焜耀於鄉閭者又其次也今吾品秩甚
卑而事業如故且曰曝史馳單騎以歸無所事於民
無所益於國可恨也豈可賀也且吾聞之一飯不忘
君蓋所以不忘其君者亦所以不忘其民也國以民
為本民以吏為天比來承流宣化者未盡得其人小
臣諸節乃別播敷故民皆逃賦而入於豪家所在團
聚陵轢官吏莫敢誰何抑乘勢營私者爭馳傳邊星
火相射而荒城破驛杳無入烟徃徃皆是雖有江山
之麗登覽之美誰復停車弭節一寓目於其間哉此
非奉使于外之時也穀曰一君以弱冠連捷於科場學

富而才敏心正而行方佐幕南州而民不忍欺侮入
芸臺而首薦於玉堂方將逢時遇主以不忘君之心
行不忘民之故它日所就未可量也今之行雖非古
人攬轡之志足慰慈母倚門之望尚何恨之有敢奉
危酒以賀君笑而頷之時在席者三人以行與處各
字為韻賦詩贐行謂君之言可以警時俗而為奉使
者之戒故并書于篇首

送洪密直出鎮合浦序

聖元有天下臣妾萬方而倭人獨弗庭世祖皇帝命
將伐之出師南北會于東海戰艦寒空旌旄蔽日倭

人氣視膽破竄伏島嶼莫我敢當時元戎振旅而還
謂募爾島夷不足加以天誅惟高麗與殊俗相望一
葦可抗且留軍要害以耀威安邊帝允其請於是置
軍合浦其府帥將佐皆授符信而以國人為之役其
便也國家以慶尚全羅既為邊防而又財賦所出一
國之府故出鎮于此皆帶巡撫使不必受朝命選其
能也其廬按二道收守諸州者皆屬而聽命苟非才
無文武位望服衆疇克當之至元戊寅秋判密直洪
公輟議故而為之松都之卿大夫作歌詩以美之余
嘗奉天子之詔至其所謂合浦者旋頭虎力之勁嚴

其兵衛足以見軍容之盛也專總戎之權顧眎威福
惟所欲為又以見主帥之尊也當其升平謹烽燧撫
睦卒靜以鎮之如斯而已耳主是軍者自始迄今可
數也一心之義利而庶民之休戚係焉可不謹哉如
或幸其無事不隸其擊刺不務其農守起膏斷髓以
營其私知公之不為也使二方之人免豪勢侵漁絕
流亡愁嘆姦偽以消淳朴以復亦知今之不能也風
行而草偃自邇而陟遐如俾庶接牧守皆效公之所
不為而勉其所不能此則吾黨之所望於公而公之
所自期者也若夫拊循之暇登孤雲臺訪古繼賞而

極其酬唱此雖公之所求於吾黨而吾黨之所不能
可恨也已公之行書而為別

送鄭副令入朝序

禹貢九州之外聲教所暨東漸于海而三韓之名未
著也自周封高太師之後稍通中國其在隋唐征之
不克及我王氏立國歷宋遼金或通或絕彼亦無如
之何蓋將有待焉者聖元有作受天明命者承晉接
之榮繼荷虞嬪之寵三葉之王出帝外甥際會之機
良有以夫王或未躬朝覲敬遣陪臣時修職貢必擇
文士之能者以佐其使凡對揚休命陳謝恩賚者皆

出某子蓋古書記之任故常難其人己卯之冬將遣
期年有正使晉陽鄭致君以前典校副令任書記以
行君通敏無才其於事理之邪正公私之利病知之
善而惡之熟矣况今國空虛王位未定伏聞世皇之
朝朝見之際必進國臣詢其風俗聖訓嘉謨載在國
史今上聖明一遵至元之理若依故事得對清問則
將亦國勳王之始末列聖字小之典章以達天聰以
舒天眷使流言即止舊邦惟新在君此行也至若關
山風雪跋涉艱難不足為念余素忝忘年之契贈行
之言敢不以情

送辛寺丞入朝序

皇帝即位之八年春二月出丞相之顓權者大誥天下
更張政化朝廷清明紀綱振肅日月所照凡有血
氣者莫不蹈舞歌詠聖德將以四月十七日大會于
京師賀天壽節高麗國臣咸謂天子仁聖輔相忠良
進賢去邪興利除害使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吾國雖
小服勞既久又蒙今上眷顧之殊將俾吾國安吾民
樂君臣相慶社稷益固可必也是今年會同必盛於
前日非賢而才士所知名者莫可以造庭廼以典理
判書奇公為其使司僕寺丞辛君魯佐以行知辛君

者皆有詩所以序屬余夫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
士矣况執壤奠以覲耿光者哉君其敬慎之君之行
必奉新君入賀明廷退議國政欽若詔條洒然一新
其又可不敬慎歟知君莫若余故為之言

寄朴持平詩序

前監察持平朴君允文質夫世家密城郡有兄中郎
將允燕以姻婭故居福州迎養七夫人至元戊寅八
月太夫人即世自窆之持平廬於墓捧土植木且以
讀禮之餘念佛寫經追冥福終其制福於慶尚道為
大邑賓客雜還凡知與不知經由於福者必詣堂前

問慰既還京稱嘆不絕口余昔在辛酉春福州幕識
中郎面辛未入藝文館踵持平後於朴氏昆季甚熟
思一頁爰致芻蕘不可得迺論諸朋友託之歌詩以
寄其感慕之情曰謂之曰孝者人子之所當為古者
教其不能而已未嘗賞其能也後世有孝行之出眾
者官為旌表其門閭而復其家于以見風俗之變也
本國之制守親墓三年許旌其門不問平日所為為
何如也近世士大夫多令家奴代之終且私為浚其
身任其所之故為奴隸者爭欲為之夫小人之急於
利猶君子之重於義人子之念親豈不如奴隸之愛

主乎顧牽於習俗不為之耳持平平居奉其親無所
不至及其歿而能以禮葬矣而能以制終又能廬墓
以盡哀其敦薄俗而激頽風者多矣先王制禮要歸
於中喪不過三年持平祥期已近當鼓琴之久歌吾
黨之詩雖子路之勇亦不敢笑之矣親喪當自致至
性莫能移風樹終天恨雲山盡日思牛岡浮瑞氣
驪隙近祥期宰木陰符合何曾鹿觸枝

送白雲賓還都序

王京去京師才四千里又無道途危險梗澁之虞傳
遽往來絡繹而商旅之行日夜不絕獨宦遊之士不

至何哉本京雖置省惟國王丞相獨領之又其寮察
之命于朝者皆所自辟其餘內外百司並依本國之
舊中原士大夫無自而來也頃者吏部以負多闕以
始注儒學教授于王京已有數人焉塗陽白雲賓以
業儒嘗由廣寧學正為儒官都下至元丁丑除王京
教授告于都堂得授例乘驛赴任既至則室國中來
諸生教之詩書禮樂作成人材庚辰之冬考滿且聞
有代則辭丞相府剋日以行諸生欲留之而不可得
也余後雲賓數月來佐東省官亦滿矣而猶徘徊不
去者懷土也余欲從雲賓而不可得其敢為諸生留

之手雲賓之去雖無顧念染下之戀亦豈無情是其
行也不可以無贈余既徵諸君詩又序其事而謂之
曰世之挾儒術釣爵位者既得爵位則有芻狗詩書
者矣或急於進取變而之它或老而無成反謂誤身
者必有之矣雲賓不然官雖不達志則不渝裋衣博
帶無易其初朝齏暮菹無異於舊而曰富貴在天窮
達有命儒冠何與焉今之居是邦也風俗不同俸廩
不給恬不為意諄諄然誨人不倦是可尚已盍書以
為別

送揭理問序

法者所以行其故人法並用又故之善者也聖朝之興未遑定法自至元新格出至治通制作然後吏有所守而民知所避矣盱江揭以忠名世儒家文章技藝靡不通曉尤長於刑名征東先丞相夙知其才舉以聞于朝至元丁丑除本省理問余時亦調幕官同日之任揭君謂余曰政出多門民不堪命方今四海一家何中朝之法不行于東國乎余應之曰高麗古三韓地風氣言語不同華夏而衣冠典禮自為一法秦漢以降未能臣之也今在聖朝親為舅甥息若父子民社刑政俾皆仍舊而吏治不及焉此一國之令

程通集卷之九
馬令兄集賢公為時儒宗名聞海內余辱出門下東
歸之日承其教誨早夜以無忘而今而後余知不負
公矣君歸幸謝之

賀崔寺丞登第詩序

取士之法尚矣其科目增損代雖不同而賓興之爵
祿之用之文虎則未嘗有異故六藝居三物之一而
射御在其中及至後世乃有虎藝之科又有不由文
虎而入仕者謂之吏蓋古刀筆之任於是仕之途遂
歧而三隨時所尚而有重輕然唐之播紳雖位極人
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為羨迄宋之盛尤加重焉本國

法唐体宋世尚文士凡侍從獻替之官選舉銓任之
職實皆專之而虎與吏莫敢望之也矧今聖元右文
再下科詔業文之士皆持滿賈勇爭欲角技於戰藝
之場至元六年冬三司使金公典法判書安公選士
於春官春軒崔公之子禮卿中其試崔公好客為東
方第一賀者之肩相磨也余既進賀春軒退謂禮卿
曰凡欲登科者以階其仕耳本國舊制官至六品不
復就試有司君嘗由郎將無監察糾正轉與容寺丞
正又方壯日進未已顧接近例與白衣之輩弄彙楮
於棘闈之間者將歌鹿鳴而與討借射策於天子之

達乎將為獻替以補吾君之過而順其美乎將參銓
選題品士流或嗔而與人官或笑而不與乎抑若其
虎夫之豪綴懲其吏負之奔競而託吾儒之迂闊以
自晦於詞林醉鄉乎禮卿曰不然事君事親自有家
訓若其富貴利達則求有道而得有命吾何為哉自
吾家禮部公諱均以下相結登第者五代而禮部之
子文定公諱甫淳為忠憲五名相四掌禮闈至祖文
公又相德陵而主文衡及乎尊公幼從國子第宿
徵天朝不暇於舉業故昔祖母金嘗撫吾頤曰見汝
及第能復家業可無恨矣慈顏雖遠言猶在耳此吾

之所以區區者然也余聞其言而義之揚其解而與
之曰君子之教反古復始蓋不忘其所由生而况攷
攷好學必欲承家者乎它日立揚後可知已人言舉
子今年得主司余以為主司今年得舉子於禮卿可
云客皆曰然目各賦詩俾書余言于卷首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九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

送金晦翁赴化平府序

余在都下聞新除守令者言某州有瘴氣不可居某
縣其俗頑戾不可理其次則曰去鄉里遠難行其俸
簿難養廉云同曰前官卒于任豈可為此州前官不
官違豈可宰此縣夫中國之士豈亦無賢愚哉其能
不以死生窮達為自外來者則一也蓋由習俗猶正
此其所以為中國也吾友晦翁之光州也人皆謂前
此得光者以前官卒于任故多避免翁必不之任翁

日噫光無瘡氣吾可居也民雖頑癡自有條法吾可
理也去鄉里近吾何憚行其俸雖薄不猶愈於日糶
大倉乎天下古今之不壽者皆官于光者乎其官達
者又皆除光而不赴者乎其言正大與聞都下者不
異余不覺拊髀而起曰翁之此行當有五利人棄我
取必久於政一也善政既久民受其福二也政成課
景寵召是膺三也翁既召還代者必賢四也賢者繼
踵光必復興五也翁其識之井邑蕭條異舊時送人
作郡謾吟詩興來飲酒寧無偶我有同年不甚癡

雞林府公館西樓詩序

余至東京客舍登東樓殊無佳致迺陟西樓頗壯麗
軒豁城郭山川一覽而盡三蘇法師旋公大書倚風
樓三字而無題詠者惟是府千年王都古賢遺迹往
往而有自八本國為東京亦將五百載其繁華佳麗
冠於東南而仗節觀風剖符宣化者又多詩人墨客
意必有紅韉紗籠銀鈎玉筋輝映其間以今所見惟
賓軒所題一絕句在耳先儒金君綏首唱也或言袁
館舍災詩板隨以亡然金詩何獨不火火後之作亦
何不見或者之言不足徵也有一鄉校生曰金詩之
偶存可以想見百年前風流人物也蓋於其時民醇

故簡遇事輒裁遇興輒發至於簿領陳於前絲竹列
於後入不為非而不為嫌也百年之後促促然務
自脩飭一嘖一笑恐或不時安敢登臨嘯詠以取腐
儒之謂今先生無觀風宣化之勞以尋真探勝為事
縱觀楓岳雪山萬仞又踰鐵關入東海以窮國島之
奇祕遂導海而南摩挲篆石亭之古碣三日浦之舟
書六字舟泛水郎湖鏡浦以訪四仙之遺躅燭照聖
留窟以極其幽恠而卒至於斯其於游觀可謂厭厭
矣雖然新羅古都壯觀遐眺萃於此樓而無一語以
去為先生羞之余應之曰吾既不云云乎哉但不能

為詩人墨客之流耳然於諸生之言深有所感而且
得以觀世變日成長句四韻以示登斯樓者云

東都風物尚繁華更起高樓拂紫霞城郭千年羅代
樹闌闌一半梵王家珠簾捲盡山如畫玉管吹殘日
未斜倚柱吟詩還自笑重來不必要龍紗

表機

上冊後賀表

於赫皇圖蔚啓乾元之運聿新壺制茂昭天作之祥
宗社安榮臣民欣悅云云曰肅曰乂乃武乃文憂勤
能致于中興有光祖業風化實資于內理用厚人倫

端遇昌辰誕敷渙號云云叨居華秩獲覩盛儀竊慕
華封恭上多男之祝式歌周雅願延萬壽之期

太后上同前表

母儀丕顯於東朝曾崇徽號婦順肇形於內治新布
德音縟禮畢陳慈風遠被云云靜深照物冲澹怡神
贊先帝之睿謨更張大化毓吾皇之聖德馴致隆平
慶洽中闈歡騰諸夏云云幸叨近列夙荷洪私既廣
至仁式叙六宮之故願輸微懇對敷萬歲之休

皇后賀箋

寵配至尊夙著乾坤之序光膺盛典益隆宮壺之儀

朝野交歡神人膏悅去去德全純懿性稟柔嘉主饋
在中克正長秋之位推仁逮下方歌摻木之詩爰舉
彝章俯頒渙號去去叨司徽掖幸際明時呢文石之
班曷勝蹈舞遠播關雎之化共荷生成

謝復弓兵馬匹表

起居昨辭舜殿忽周一歲之星邈慶箕封常祝萬年
之壽去去詔令雷行萬方更化德音天降一國生光
仰荷恩私伏增感愧伏念臣昨日述職幸獲入朝適
逢皇極之敷庸復至元之治於至元三年四月初三
日欽奉詔書內漢人南人高麗不得隱藏軍器執把

弓箭除官負存留馬匹外其餘盡行拘刷以小邦
居於東土而舊俗頗異於中原當太祖天造之時宗
先歸附值世皇龍飛之際尤著勲勞有錫馬三接之
榮餘館甥貳室之慶約束雖遵於聖制典章無墜於
祖風苟一日而變更慮三韓之驚動又近弗庭之俗
恐窺無備之邦鑿并耕田斯民何知帝力馳馬試劍
絕域宜耀皇威是用籲號果蒙俞允此蓋伏遇云云
廓乾坤之量垂日月之明謂臣世篤忠貞憐臣躬修
朝覲皆仍舊貫曲借洪休臣敢不謹守封疆恪勤職
貢祗服罄東之命益輸報上之誠

太后賀正表 國行

起居守藩東海之濱未能趨造注想內朝之列徒切
瞻依云云三陽勗序肇頒象魏之和萬國朝元益衍
慈闈之慶光增日月喜溢寰區云云道配乾剛德侔
坤順怡神淵懿得女中堯舜之名佑聖憂勤措天下
義軒之世式迓佳辰之復茂膺諸福之臻云云端遇
昌期獲叨洪造阻叅賀列邈居東土之封第貢忠誠
願上南山之壽

賀正表 權省并

起居權分省治邈居出口之隅遙望朝儀切祝齊天

之笑云云彼在璿璣茂迓泰亨之運祥凝黼宸肅像
元會之儀萬象皆春一人有慶云云齊莊中正濬哲
文明尊賢使能紹復世皇之道納志述事緝熙先帝
之心適遇昌辰倍膺純祐云云幸忝宰屬分治省垣
相府久虛權守征東之重寄辰居雖遠益彈拱北之
徽誠

謝表

起居齎封三載功未著於保釐祝壽萬年心常馳於
垂拱六云使星降室恩露屢垂拜賜已還感銘奚極
伏念年齡方弱學業未成猥承聖主之洪私早覲祖

先之餘緒登東之寄已屆於三年報上之心何忘於
一日效微勞之無地况珍貺之自天九爛官衣香浮
內醞此蓋伏遇云云齊莊中正濬哲文明邁舜德之
好生体臯謨之柔遠諒臣世忠於上國憐臣係出於
外甥不責其愚而加其惠臣謹當沈酣渥澤賡四方
既醉之歌被服寵榮嚮萬物皆春之化

疏語

佛頂道場疏

梵雄已遠歷千古而彌尊神呪最嚴消百殃之孔芬
仰稔皇覺俯異洪休言念屢資叨承丕緒以妙年倦

于學問於今日昧其施為未容逆耳之言難去溺心
之欲春蒐雖云講武豈匪妨農天變屢以示災蓋由
閑故幾撫躬而兢惕猶眩事而依違民不聊生人多
觖望既使朝緇而漸弛乃至於斯更遭年厄之相仍
唯憂不免知己往之無及庶將來之是圖茲求禳禱
之良方莫若宣揚其祕典式清禁宇祇展熏蒸總演
微言即通真感伏願嚮洪範之五福身其康強肩股
盤之一心民用和睦

外院道場疏

玉虎相熾盛之光有大威德金輪王吉祥之呪滅諸

災殃切惟先祖之貽諒深信西乾之像教矧子不穀
適逢衰叔之時顧自無能難保盈成之業第遵彞範
用丐真麻脫茲方寸之誠以有錙銖之效伏願四方
賴慶如秦誓之榮懷二氣循常致義經之文泰

八開齋疏

覺皇說法皆稱三有之妙目末俗迷真宜執八開之
正戒故自創垂之先祖已能崇奉于靈詮用保丕基
或由妙授矧及我無良之嗣莫克施為盍遵其不易
之規庶幾持守肆取彞儀於陽月伴陳勝會於西都
佛聖證知神龍歡喜伏願四方無侮盍承上國之懷

穆稟集卷之十一
七
綏六府孔修更致東人之富庶

青詞

下元醮青詞

初獻履泰正之紀望適屬朝元酌周潦以薦誠敢希
注福異垂寶鑒優錫純禧亞獻蒼蒼無極道已先混
沌之前蠢蠢有生命不外陶甄之內敢竭由中之信
用資佑下之私三獻抱氣舍元曲借生成之便考功
紀過潛行禍福之權蓋罄卑悃仰干聰聽伏念恐德
不類莅事惟煩猥承積累之餘得為民牧未見測脩
之效可享天心茲當校錄之辰深極斐忱之畏謹邀

鶴侶恭奏龍章伏願頓解愁尤得有自新之地優加
壽錄坐膺難老之期

近冬至甲子醮青詞

甲子紀辰已近陽生之候乾元資始益彰天覆之仁
式殫明享之誠敬仔曲成之惠念膺祖構叨蒙王封
召水旱之不常既由涼德使歲時而無易惟借陰扶
茲值良辰恭陳法醮高靈下墮諸福畢臻致令十日
兩五日風淳風復于今日三年耕一年食餘食踰於
昔年

小王本命醮青詞

初獻日周六甲當小玉貽命之辰時罄一心修上帝
享誠之舉蘋繁可薦黍稷非馨亞獻視之不見孰知
陶鑄之功感而遂通能籍照臨之惠敢申昭告庶格
明禋三獻天無親而輔德命不易哉父有子而主恩
心乎愛矣切惟元嗣間艱丕圖雖曰謙退之情遂成
恭默恐有虞憂之念反損和倪茲卜元辰特開清醮
儻枉冷然之馭居歆酌彼之儀致令存其心存其誠
克諧以孝俾爾富俾爾壽永孚于休

陳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祭文

為金校勘天祚祭母文

父母生子忠孝是期苟不繼志孰云秉彝惟予孱眇
子道之虧先君旦世北堂凄其求官與學遠違母儀
間關南北遂至京師薄宦無功祇以他離豈不懷歸
愧此布衣自後科興講習孜孜戰藝場屋幸再中之
青衫覲省一笑之微三年掌翰末吏之卑讎書芸閣
七載權知虛名無用子職何裨戊辰之年来省庭闈
雖云老病亦甚清羸明春辭去不敢言歸謂親已老

何以去為時乃勉子汝去何遲朝夕尸饗自有婦兒
以志為養汝復何疑汝去勉旃好爵與縻立身揚名
以畢孝思承教就途中心有違日月幾何纔過一暮
夢想高堂心馳魂飛計書奄至永感在茲何枯何時
已而已而嗚呼哀哉有子七人振振螽斯昆令季強
夫唱婦隨以耕以織溫清以時獨予不類惰其四肢
齒踰強仕浪學畫脂猶無寸廩一膳是資後雖得志
萬鍾何施負米無地古人所悲時不可再悔不可追
一觴之奠而誠匹涯如生如存聽我哀辭

為元宰相祭養父政丞利用文

藏將隆賢時當復恭天放生公際風雲會惟德惟功
三韓所賴自我國家遭時事大王或親朝負紼不懈
或使之聘奉辭專對半百年間四千里外汗馬來往
疾如神惟秉義不貳致身不愛歷輔二君夷險一節
再長百寮邦興民活一心未灰兩鬢如雪勿謂無兒
伯道是比公德之豐公功之美當配廟食百世不毀
嗟嗟孱質雖曰無似予以父事公亦子視今公之沒
予將疇倚敬修冥福蕪陳薄祀洋洋在上魂其歆止

為男駙馬祭潘王文

惟王之生禮義是祗昔在德陵愛育之甚子而不姪

雅食與飲迺請天子遜封于濬王惟敬慎兢兢心
寵遇英皇日侍燕寢恩沛春融威生寒凜帝謂汝王
有求告朕姦人抵隙乃謀乃諗始閱于壻終成貝錦
此出宸衷非王不審近因民望又被讒譖有德無命
此責誰任未東其轅遽北其枕有兕犛犛恩保巨廕
哭徹九泉血淚斯滲

祭張曲江文

墓誌銘

有元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大
興縣子高麗純誠輔翊贊化功臣三重大夫

右文館大提學領藝文館事順天君蔡公墓

誌銘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正月十日癸亥大興縣子順天君蔡公年七十九以疾卒于其第將葬以禮其子壻以公之行狀乞銘於李穀穀曰公之行義高一時而功德著于國於銘何有公諱洪哲字無悶交州道平康縣人年十八以能文詞中成均試二十三登進士第始命膺善府錄事五轉而為通禮門祗候出守長興府有惠政已而棄郡即閑于家凡十四年自號中菴居士常以浮圖禪旨琴書劑和為日用性又不喜

干謁與世淡然若將終身焉德陵素知其名至大戊
申新政惡賢將大用公公卧益堅強而後起即除司
醫副正皇慶壬子拜密直副使由前祗候一起而八
遷五年作相士林榮之延祐甲寅使正經界公專其
任廼相四方三壤之宜酌其古制徵其定墾務適於
時公私以便德陵益器之累加密直使明年冬以事
已聞陞僉議評理轉三司使尋遷贊成事庚申封平
康君有公子仕元朝秩五品者以恩封大常禮儀院
判官具階勲爵至順壬申毅陵復位圖任舊人再起
相之既又更封順天君進階三重大匡加功臣號仍

以大右文領藝文館知丙子貢舉時稱得士公於文章技藝皆極其精而尤深於釋教至論其道雖稱開士公片言折之苟無所見烏能如是耶嘗於第北砌梅檀園常養禪僧頗有得道者又施藥園中國人賴之呼為活人堂後於第南作堂名中和時邀永嘉君權公以下國相八人為耆英會蓋慕昔賢而風流不減焉公鑒識絕倫風猷希代取人無備觀過知仁居室持物一團和氣可謂大雅君子矣曾祖諱某贈尚書令祖諱某小府監贈平章事考諱某左右衛保勝郎將贈僉議政丞妣朴氏昇平郡夫人贈韓國太夫

人贈知密直事諱某之女也夫人金氏永嘉郡夫人
亦以子貴封大興縣君考諱某位至僉議中贊上洛
公有功世皇朝授中奉大夫都元帥夫人柔嘉淑善
克持閨門生子五人長男河中宿衛輦轂選太傅府
咨議參軍間仕本國判三司事今為平康君次男河
老判宗簿寺事次男先智學佛為繼祖演真大禪師
長女適今雞林府尹檢校僉議評理薛玄固次女適
故左右衛保勝別將鄭光祖先公歿公之卒也人亡
楷範國失著龜莫不嘆悼以四月初八庚寅葬城東
原銘曰

人之有德必位必壽亦或不然惟公元有惟其有之
是以不朽

大元故將仕郎遼陽路蓋州判官高麗國正
順大夫檢校成均大司成藝文館提學同知

春秋館事崔君墓誌

皇朝進士有名東方者曰雞林崔壽翁始除蓋州判
官地僻職冗居五月移病東歸不復于朝雖仕本國
才竒志高不容於時年五十四至元六年庚辰六月
十日壬辰以病卒葬有日其弟監察糾正潛以所為
行狀來乞墓銘曰吾兄之才不愧于古而吾兄之志

不行于世卒至官不達齒不高無澤以及物無子以
為後其又不克銘諸幽堂以列其行則吾負吾兄矣
知吾兄莫如子宜為銘穀義不可辭迺次其世系而
叙其行實焉君諱灑一字彥明父遠祖允順仕新羅
官至太守世家雞林府曾祖諱某慶州司兵贈軍簿
判書祖諱某檢校軍器監贈版圖判書考諱伯倫狀
元及第名聞于朝授高麗王京儒學教授累遷本國
民部議郎階中顯大夫妣任氏封晉陽郡夫人大護
軍致仕諱某之女也君幼穎悟九歲能詩既長學日
進大為先輩所服未及冠再以詞賦試有司試輒中

之初罷成均學諭選藝文春秋館檢閱尋以事貶監
長沙務既又復選注簿藝文春秋館由注簿拜長興
庫使遷成均館丞藝文應教典校典儀二副令檢校
大司成君之所歷如是君讀書為文辭不資師友講
習超然自得於義理之歸不惑異端不溺俗習而務
合於古人至論同異苟知其正雖老師宿儒為時所
宗者且詰且折確持不變君之所學如是延祐科興
聞詔乃曰可試所學既而果中辛酉科狀元宋祭酒
稱其才屢形於詩自是名益著異已者益不喜而益
排之君又不善伺候放蕩敢言而喜說人善惡故輒

舉輒斥卒不大用然取友必端知命無憂不以仕已
喜愠惟以詩酒自娛常選本國名賢所著題其目東
人之文凡二十五卷平生不理家人生產自號拙翁
後居城南獅子山下開園曰取足遂稱硯山農隱卒
葬其山之東家甚貧凡知君者爭致賻乃克葬君事
取先取檢校評理潘永源之女生一女適士人池燮
後取通禮門祗候蔡興之女生二女皆幼無子銘曰
嗚呼崔君不羈不羣私淑其學好古而文奮不率俗
陽狂敢言雖無其年名有可傳雖無其子弟有可倚
彼位我德孰失孰得君自不疑其又奚悲硯山之東

馬鬣之封千載之下知有拙翁

高麗國奉常大夫典理摠郎寶文閣直提學
知製教李君墓表

有元至元六年庚辰十月朔王府斷事官僉議評理
李公命其門生征東行省員外郎李穀曰子早與吾
兒達尊游知其為人宜為表其墓又曰人孰不愛其
子而吾之愛甚故其亡也哀之過嗚呼穀其尚忍為
之辭乎君諱達尊字天覺系出雞林李氏故臨海君
李公瑱之孫今永嘉君權公溥之外孫上黨君白公
頤正之胥內外皆奕世門閥凡稱道德文章必先二

相家君少無統綺習孝友恭儉生十一以門功拜別
將十八工文詞登乙科第由思補陞獻納尋遷監察
掌令典儀副令己卯之冬尊公以國亂隨王北上時
人心危疑君曰妾知有君父而已匹馬往從之明年
事定王復政轉典理摠郎思補以上皆兼館職六月
東還得疾輿過鴨淥水二十九日辛亥歿于道旅殯
長林驛八月某甲子使迎柩十月某甲子葬其原年
二十八子男女五長曰德林年十一次曰壽林九歲
餘皆幼嗚呼始君居太夫人憂哀毀幾滅性宗族稱
其孝既學而文既事而幹人知其能業其家天若篤

生斯人而有為於斯世也胡不假年而至於斯嗚呼

高麗國正順大夫密直司右副代言宗簿令

兼監察執義知板圖司事柳君慕誌銘

儒州柳氏有佐命開國者其後延慶食德代生賢哲
明王宰相諱公權好學工草隸卒官叅知政事謚文
簡是時崔忠獻挾討賊功擅廢立子孫相繼專政至
忠憲王戊午文簡之孫諱璣才華德望冠一時與別
將金仁俊謀誅忠獻之曾孫誼用能歸政于王施惠
于民而功在社稷到于今稱之官至匡靖大夫僉議
中貲修文殿大學士監脩國史上將軍判典理司事

世子師謚文正於君為曾祖文正生知都僉議司事
諱陞謚貞慎貞慎生文化君諱仁奇謚溫靖娶僉議
中贊諱之淑謚步節之女海陽郡夫人金氏於君為
考妣君諱甫發年十六以門蔭除興王都監判官再
遷郎將至元二年丙子拜少府少尹轉通禮門副使
己卯春陞密直代言兼監察執義性聰慧恭恪幼承
毅陵之知至是將大用試以約言之任攝風紀之司
君能深惟家業志于無忝方將立功于時而垂名于
後世人亦以此望之也已而毅陵棄國時事一變明
年八月乙未病暴卒年三十七夫人元氏故檢校評

理諱善之之女毓德華閨媿賢大家承祀主饋以順
以則生男女五人長繼高方十歲次尚左八歲長女
適瀋陽路達魯花赤洪川君忽失怙木耳次適指論
郎將洪有龜季適新陽君盧瑛以九月庚申薨於京
大德山麓夫人以君之嘗所往還者於文士莫不
使來乞銘銘曰

柳氏之興與國並焉源其遠矣流慶絲絲文德之
既藝既賢相我登東五葉蟬聯惟君克肖志節昭
天未厭德胡不永年孰尸壽夭莫究其然刻銘
惟後之傳

大元故將仕郎遼陽路蓋州判官高麗國三
重大臣興寧府院君領藝文館事謚文貞安

公墓誌銘

余在京師聞謹齋病既歸問疾見余則潛然曰吾不
可久於斯世矣指其子宗源曰子如吾思無忘吾兒
且以墓誌屬之曰吾平生無可稱吾四為士師凡民
之屈抑奴人者必理而良之此其可記者也余聞之
悲而姑復之曰病豈皆不愈言何遽如此嗚呼可謂
知命君子矣既卒將葬其弟輔與余同年以公行狀
來乞銘嗚呼余嘗受業於公而公又親命之敢以辭

為公諱軸字當之福州興寧人曾祖得財祖希諤俱
為本郡戶長考碩及第遂隱不仕以故皆贈官妣興
寧郡太夫人安氏同郡人檢校軍器監成器之子公
生而穎悟知讀書力學工文辭中成均試擢進士第
調金州司錄選藝文春秋館檢閱修撰再中鄉試拜
司憲糾正癸亥又中鄉試第一名甲子會試京師廷
對第第三甲七人勅授蓋州判官時忠肅王被留營
轍四年矣公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吾曹之
學如此乃上書訟王之無它王甚嘉之超拜成均樂
正蓋州守遣人禮請王方嚮用故不能去國之任由

樂正轉典法版圖軍簿典理四摠郎遷右司議大夫
永陵莅位命存撫五陵道有文集曰關東瓦注再拜
判典校知典法事忠肅王復位凡得幸於永陵者皆
斥之或以公為所斥者之親褫其職時人語曰得之
自身失則由親既而起為典法判書俄又忤內豎之
用事者見罷永陵復位復起判書典法同知貢舉取
今判密直司事李公遂等三十三人時稱得士由判
書轉監察大夫樂正以上常無館職雖長憲司猶帶
之表牋詞命多出其手癸未以檢校評理出牧尚州
尚與福接境而太夫人在桑梓往來起居以盡孝道

甲申春王新政首論相召副使密直尋陞政堂文學
明年加僉議評理又加贊成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
秋館事丁亥秋遘疾除興寧君蓋執事者不喜吾儒
故有是命其冬衆論紛騰復職如初戊子春疾復作
乃乞致事夏六月朔復除興寧君進階開府至二十
一日計聞王命有司予贈以禮謚曰文貞百官會葬
哀榮終始可謂無缺矣以七月十一日窆于大德山
享年六十七媿甘泉郡夫人文氏檢校軍器監龜之
女生二男一女長宗基寶馬陪行首別將先歿次宗
源及第今為有備倉副使女適別將鄭良生有二弟

輔及第中京師乙酉科除遼陽省照磨因覲省歸國
今為右代言輯及第今為成均祭酒先公早世公教
二弟無異已生以至成人故其弟之事公如事父云
本國之制三子登科廩其母終身公與二弟既登第
矣又與其他仲俱中皇朝甲第實世所稀而亦公教養
之力也公處心公正持家勤儉發言便便無遁詞居
官矻矻無倦色見善則稱之不已故多譽見惡則避
之不近故寡怨自號所居曰謹齋其志可見已銘曰
謂非壽耶年薄七旬謂非貴耶位冠諸君有弟有子
有德有言我銘不諛維公之墳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和尙集卷之十一

三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高麗國重大匡僉議贊成事上護軍平壤君

趙公墓誌

惟昔世皇既一海內而懷柔要荒嘉我忠憲之歸欵
忠敬之勤勞而行崇德報功之典迺釐降帝女于忠
烈王其貳室之恩三接之寵天下無對焉當是時賢
能並出奔走輔翼光大三韓之業貞肅趙公尤為傑
然者也貞肅諱仁規官至僉議中贊封平康府院君
既樹中興之功都上相之位以勲以舊蔚為元臣而

諸子振振又皆克家功名富貴冠於一時公其季也
公諱璋字季寶平壤祥原人贈樞密院副使瑩之孫
司宰卿致仕趙公溫呂之外孫管軍萬戶羅公裕之
婿也生九歲以門功權務昌禧宮再遷攝護軍五轉
大護軍歲庚戌拜密直左副代言四轉右代言乙卯
除讞部典書明年以摠部典書行平壤尹事又明年
出牧清州土界人多桀驁南方俗亦姦黠公壹以惠
不以威期于無事聽訟之餘飲酒圍獵人始不知其
德去乃思之迨祐末忠肅王與瀋王構釁或以問公
授以元尹置之散地事既定忠肅知其無它癸酉拜

知密直乙亥遷判密直俄陞僉議贊成事時忠肅倦
于政委之宰相公大體不務瑣尾發言侃侃人服其
公謂有父風期以冢宰戊寅閏月以事免時宰相例
寵襲封平壤已而忠肅捐國事隨以變公屏掃日與
親故讌集至正改元之春樂禍者誣公與密論議國
是永陵怒甚夜半下命貶福州牧衛使押送不許一
刻留公倉皇出城馳赴任所意頗不樂稍覺傷和而
還疾作艱行步重語言百方莫醫丁亥秋進封府院
君以病不謝戊子十一月乙巳卒于家享年六十二
夫人羅氏封通義郡夫人生男興門今為少府丑孫

男一人以明年三月己未葬于松林原將葬其兄元朝三藏法師旋公以墓誌屬予曰吾姪方萬里奔喪未暇匍匐以請吾弟之志予知之乞誌之又曰吾弟之德之行誠不愧于前人謂當一起以慰東人之望嗚呼今已矣夫又其亡雖丁國恤衆議諡以易名官尤事以會葬其德之感人如此盍銘諸穀諾而銘之曰

天之降材彌篤于人何以篤之有君有親貞肅之子忠肅之臣既能竭力又致其身子齒去角賦已不朽予德奪壽天或匪仁我銘公墓其悲為民措辭無愧

刻此貞珉

高麗國匡靖大夫僉議評理藝文館大提學

監春秋館事上護軍致仕尹公墓誌銘

公諱宣佐字溥叟鈴平郡人三韓功臣莘達之後莘
達玄孫太師門下侍中瓘平戎拓地配享王朝瓘之
孫太師門下侍中麟瞻靖難匡國功在社稷麟瞻生
判禮賓省事宗海宗海生內庫副使世芳世芳生贈
判司宰寺事應植應植生贈僉議評理均均取贈贖
成事宋世堅之女於公為考妣公生而穎異七歲能
屬文歲戊子擢第一人及第由金海掌書記入補秘

書郎直文翰署累轉堂後官丁未忠宣王嗣故沙汰
百寮拜左正言再轉右思補無讞部散郎出按淮陽
道累遷內書舍人選部議卽壬子按全羅道有古按
轡持斧風事聞就陞都津令癸丑王遜位于忠肅王
忠肅素聞其名授成均祭酒命掌符印在左右仍令
進講資理通鑑轉監察執義中以事罷辛酉復職如
初是年瀋王得幸于英宗誣王以罪欲攘其位患得
之徒皆附焉其黨十餘人忽自都下來言瀋王已得
國國人盍狀王之非以達于朝乃連數十紙書其狀
云云鋪于是天寺門招百官而署之人爭趨之公獨

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為唾之而去
由是臺諫文翰得不署名事定中書以其狀歸之王
數其不署者而嘆曰非尹某在憲司則其它未可知
也時王被留五年財用匱乏藩王之黨知其然封府
庫以沮輸運公擢察官趙瑄督責主者輸運乃行乙
丑王歸國除判典校階通憲俄以民部典書出尹漢
陽既而王及公主如龍山謂左右曰尹尹清儉故使
牧民汝曹慎毋擾溷辛未引年致事乙亥王親注守
令至雞林尹輟筆以思曰朝臣盈庭無如尹尹即注
之其見信於王類此公再尹大府益廉益勤凡民之

所病必務去而可以利民者舉行無遺丙子加僉議
評理仍令致仕癸未九月某甲子得微疾呼子女而
前曰今人之兄弟多不相能者由有爭也命子粲書
文契均分家業且戒之曰和而無爭以訓汝子孫言
畢正其衣冠端坐而逝以其月某甲子葬于杜原享
年七十有九夫人尹氏國學大司成諧之女生子三
人長棣先公歿次粲及第今為典儀寺丞女適大護
軍庾良俊繼昇平郡夫人朴氏生二男廕及第今為
通禮門祗候季劄髮學佛再繼林氏無子公平生不
理家產性不飲酒人未嘗見其戲謔歌舞慎交遊重

然諾獨居常若對賓唯以經史自娛有質疑者輒據
經以對至于老莊之書刑名之學靡不研窮故學者
多歸之詞翰清便正言以上常無館職一時表牋多
出其手既葬之七年右代言尹澤與余同年及第以
所撰公行狀來乞墓銘曰嗚呼公雖姑夫恩猶父也
適公歿吾在南方而未及葬葬期又迫而未暇銘銘
人之墓如吾公乃可無愧而猶無銘而至于今可恨
也已子銘入多矣亦嘗有如吾公者耶余無辭以辭
唯唯而銘之銘曰
人以貧憂公以富羞或諂于君公以直聞孰尸厥爵

新唐書卷之三十一
王
爵勞于德德與齒尊公貴何言才名出衆簞其見用
見用之斲公亦不愠赫赫者誰泯滅如漸公死猶生
視此刻銘

行狀

高麗國承奉郎摠部散郎賜緋魚袋贈三重
大匡僉議攸丞判典理司事上護軍奇公行
狀

曾祖諱允肅金紫光祿大夫太師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將軍判吏部事謚慶靖
祖諱洪頴左右衛保勝郎將贈銀青光祿大夫

尚書右僕射

考諱瑄奉翊大夫三司右使上將軍

公諱子教字子教幸州人始以門功拜散員至元庚寅叛王乃頽之黨哈丹與其衆東走真番闌入我疆逆氣張甚所至殺掠忠烈王偕帝女安平公主率百官入江華島避其鋒州郡皆據險且戰且守中外洵洵公時為中軍偏將負勳前驅頗有功賊平累遷揔部散郎出守宣州所居稱職而有去思自以奕世衣冠仕不甚達性又寬厚且不喜干謁日與賢士大夫游務盡其歡不理家人事產年六十三以天曆戊辰

立子家夫人三韓國太夫人李氏左僕射諱湊之孫
國學祭酒諱行儉之女族大德茂克配君子生五男
三女今皇后其季也謹按竒氏自國初以武材稱世
著其勞及仁王妃任氏生毅明神三王彌恭睿王大
后而公之祖母實后弟平章諱灑之孫判事諱景洵
之女自是任竒兩姓益大以貴甲於東國侍中康靖
以冢宰相毅明神當毅王末年武人鄭仲夫作亂殲
朝臣擅廢立自是權臣繼踵搢紳重之而能從容以
道終始扶持不失舊物侍中之力居多矣僕射棟旣
持節義當國步艱難晉陽公崔怡顛擅雖連姻權臣

不肯阿諛每曉以逆順禍福茲不得發怡既病其子
沈不肖人多附沈而僕射獨疾之怡嘗問後於人僕
射即舉賢以對及沈嗣以前嫌見斥飲恨以卒時人
惜之三司始諱璋後避國諱更焉初以將軍出為忠
州牧專尚寬和蒲鞭薤水民不忍欺故景召拜上將
軍俄遷鷹揚軍國制凡軍故賞罰將校進退一聽於
鷹揚三司不私其恩威動以禮法軍士感服由是驟
登相府忠烈王以巨室國老尤加禮貌哀榮無及焉
者公之妣巡興郡夫人朴氏典法判書諱暉之女侍
中李文真公藏用之外孫也至元元年有詔令歲王

公群牧咸會上都王其乘驛而朝文真以平章從忠
烈王入覲寵遇異常文真德業文章聞于中國時右
丞相東平忠憲王甚器重之待以殊禮坐必虛其右
翰林王學士諸公歆其風裁皆願內交凡所對揚休
命與本國興利除害者民到于今賴之公內外皆名
家由高祖門下侍郎平章事諱守全以下出入將相
功施于民而不食舊德卒於下位天將大其報而有
待于後乎長男軾先公歿次輅以僉議故丞今封德
城府院君次輅以僉議贊成事今封德陽君次輅大
匡元尹次輪右常侍長女適商議評理趙希忠次適

典儀令庶敦紹孫男凡十一長天麟小字完澤普化
以版圖摠部八侍輦轂今為直省舍人次仁傑小字
帖睦迺溥化以軍簿摠部宿衛闕庭次天驥有傑田
龍皆郎將餘未仕孫女七長適弘福都監判官洪寶
環餘皆幼公之家世功德載在國史公之事業焯焯
在人耳目今掇其大槩為行狀以備采擇焉至正

八月初一日謹狀

有元故亞中大夫河南府路摠管無本路諸
軍奧魯摠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贈集賢
直學士輕車都尉高陽侯謚正惠韓公行狀

曾祖

祖

父

公諱永字貞甫姓韓氏高麗清州人曾祖光胤本國
 及弟仕至朝請大夫禮賓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守
 司空左僕射祖康本國及弟用儒祔相忠烈王以匡
 靖大夫都僉議中贊脩文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判典
 理司事世子師致仕卒謚文惠公考謝奇本國及弟
 仕至朝請大夫右司議大夫知制誥以公貴贈康中
 順大夫僉大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高陽縣伯

媿任氏追封高陽縣君累贈謝奇翰林直學士亞中
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高陽縣侯媿蔡氏鄭氏俱封高
陽郡夫人公鄭出也初本國遣世家子弟為質子公
之考在選中遂挈家而來公由是少長輦轂學于中
國大德七年選充宿衛十一年八侍仁廟潛邸為上
所知至大初制授承務郎資武庫提點皇慶元年除
壽武庫使延祐元年移使利器庫時明宗即封于周
將行請細甲於仁宗上命給之江浙省丞相答失蠻
時為武備卿拉寺欲取鎮庫者公曰卿不聞乎世祖
賜以尚衣御鎧者曰以此鎮武庫後世嗣聖或乘戎

輅者服之否則秘藏世以寶守寺官相傳奉之唯謹
卿曰吾將取觀耳無他也及見即持之公大呼卿違
制奔及而手奪之僅得堯牟卿復來奪公曰我頭可
得此不可得也乃抱之哭卿無如之何止以鎧上王
郎後數月仁宗命取是鎧主者以宗對上怒置卿極
刑竟無以存堯牟事上聞者三庫皆尚方戎器秘藏
公再三管鑰克勤以慎無絲毫失及卿被刑入益重
之延祐庚申出為錦州至治壬戌移剌高州高古奚
契丹地屢經兵戰民物蕩然邊夷雜種所聚無耕蠶
產常以剽竊為事公知其然克自檢束務以德化而

誠感之苟為姦究不悛者痛繩以法而不以貸一境
稱治天曆之元又除懿州制未下御史臺薦公可在
風憲改授河西隴址道僉廉訪司事方兵興之時寧
夏土豪借威乘釁沮壞憲司公下車即將水路點吏
張能因事浙罷餘皆解散摠管忻都文推官畏縮托
疾公獨守監司一年而風紀復振矣又以營田水利
三者不得其人貪緣為姦斥逐八十餘人乃選廉能
者修開河道民賴以便先是寧夏在邊遠鄙客旅之
死無所殮至有骸骨暴露者公乃令經歷張珪築垣
作屋收厝其中五百七十餘以千字文為記標其姓名

鄉貫令其親戚易為稽考仍穴垣內以棄其暴露者
開陝旱饑流民多就食而露宿野處病於風雨公輟
俸以倡豪富爭出錢以助凡為屋二十餘間其所典
鬻男女官給衣食還其父母於是死者得所而生者
不至於病矣其於謝獄一本於欽恤寧夏囚党氏婦
曰姦樂殺其夫獄已成矣審按二年而無異詞公一
問而知之再問而得其情其夫果死於病并其姦夫
即治出之人服其神明至順二年轉陝西省員外郎
階亞中大夫凡今省陝西及為幕職者以御史臺同
建子彼每憚召呼應對有受命而不屑就者既上以

疾告者其或不能朞月徃徃以罪去者時行省官僚
皆以貪墨劾罷公孑然獨居二年竟以能聞先時銓
選不公惟勢是附非賄不成公悉知其弊回籍先後
定闕等差唱名注擬即行榜示請囑經絕高下其手
者無所措奉檄之士莫不悅服會選守令元統元年
遷河南府路總管公始下車訪求民瘼利無不興害
無不除河南當西北孔道西有閩鄆北有孟津東自
鞏縣凡十一驛人戶損乏十室九空檢校隱蔽覆按
得宗蠲除其貧弱僉補其豐厚而又新館舍闢州路
達里門勸農桑作惠民藥局以救窮民收置銅儀以

謹測候民既悅服則令之曰講求治道莫先學校廟
宇圯陋齋舍傾頽豈朝廷隆師重道之意乎於是捐
俸勸率興工修理建大成門及東西廡序摠四十有
九間後有梁揔管宣文其事于碑畧而不悉可恨也
已既新廟學則程督諸生課講凡公退治後之梅花
堂集僚吏講說經史寒暑不輟凡遠近之民完抑久
不得伸者憲司悉委之公公亦心誠求之咸得其情
不幸於至元丙子三月二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官享
年五十有二士庶聞者莫不哀泣思慕至於獄訟之
人亦皆呼哭失聲且謂自有府路以來未見廉能循

良若公比者公性寬和好惡不偏守正無私燕間雍
容未嘗疾言遽色勤勞公務至忘寢食其行廉潔一
介不以取人朋友饋遺雖飲食之微或不適意却之
不受其在高州河南也當行朝即糞糧以往所食蔬
茹必庾善價所飲惟水而已其子孝先捧詔往陝西
道路以還曰覲省公命不出門路請見公不許留數
日去路官具酒食錢于郊公聞之不悅計其費償之
自奉甚約內無妾媵淡如也故捐館之日棺無餘帛
廩無餘粟水蘩之操終始如一至正癸未贈集賢直
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謚曰正惠

娶崔氏累封高陽郡太夫人子男三人長孝先一名
帖木兒不花由近侍累遷大府監左藏庫副使征東
行中書省員外郎資政院都事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監察御史大司農司都事僉山南江址道肅政廉訪
司事拜監察御史次仲輔一名觀音奴由侍儀司通
事舍人遷中興武功庫副使次文獻一名承壽給事
東宮女一人適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徹徹
不花封宛平縣君穀鄉人也嘗從之游故詳公之德
行與其家世云

蘇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程文

擬漢責降司隸校尉王尊詔

漢興將二百年自世宗皇帝以降禮文寢備而紀綱
陵遲姦軌不勝先皇帝又以寬仁御下重於嚴斷檢
邪用事顯尤顛權罪盈釁積今已服天誅司隸校尉
劾奏丞相御史不以時白奏理或然矣朕在儲位猶
側目憤不一言丞相御史其能之乎司隸之言是章
先帝之過而見朕之短也可出尊為高陵令

擬漢揚震二子為郎詔

蓋聞君子小人迭為消長審之在人主此治亂之機也我高皇帝創業世祖中興其道無他審於此耳文景武宣遵而勿失元成以降小人道長馴致新莽之禍中興之後厥鑒不遠永平建初之政能繩祖武矣通者戒官相扇柄用危害忠良朝野寒心可謂君子道消邪故大尉震少以儒行名重閩西為吏廉謹在朝謇謇有大臣之節疾姦臣而不能誅惡嬖女而不能禁直言正色無所回撓而反見擯斥卒以自覆朕甚憫焉甚慕焉於戲崇德尚賢先王之所重茲用擢其嗣子某與其為某官賜錢百萬用恤其家以旌忠

直爾其勉卒父業副朕意焉

應舉試策

問昔太公理齊舉賢而尚功後有爭奪之禍周公理魯尊尊而親親終有寢弱之患舉賢尚功尊尊親親俱善故也未流之弊如是何哉周公之聖太公之智亦未能救其未然乎將曰其二國之俗而為理故不可變也夫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慶其俗救其弊豈無術乎

對愚聞經曰故由俗革又曰曰民設教則聖賢為國之道夫豈一端哉或察風俗之澆朴或省教化之難

易設教而道之立故以理之故太公之理齊也舉賢
而尚功周公之理魯也尊尊而親親此皆適時知變
之善故也然盛而有缺久而成弊者理之常也故末
流之弊不得不生而齊有爭奪之禍魯有寔弔之患
矣夫以周公之元聖太公之大智亦不能救其未然
乎愚以謂非也二國之勢使然也蓋所寶惟賢而功
懋懋賞則舉賢尚功者先王之所重且太公之所先
也然矜其已能伐其已功而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
也故矜伐之心生則放侈之風所由起也放侈積而
寔盛則鷓張尾解以至於爭奪也故齊之後世陵夷

轉而為霸上則桓公公子糾陷於爭國之罪下則無
知田和遂其篡放之謀矣且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則
尊尊親親者聖人之所務宜周公之所急也然褻其
所親狎其所尊漸流於不敬者亦人之常情也故褻
狎之心生則陵慢之弊所由興也陵慢積而寔久則
魚爛土崩以至於微弱也故魯之沒嗣之危有若綴
旒始則三家擅權而終則陪臣執國命矣是以周公
嘗謂太公曰何以理齊太公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
後世必有篡亂之禍則愚前所謂矜伐之心生而放
侈之風起者太公固已知之矣太公又謂周公曰何

以理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必有寢微
之患則愚前所謂褻狎之心生而倭慢之弊興者周
公亦已知之矣然則二公之言可謂燭微慮患之至
而爭奪寢微之弊亦勢之自然也由是觀之知其未
然而不能救之者蓋曰其二國之俗而為理故不可
變也然夫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則變
其俗而救其弊豈無其術焉夫孔子之此言雖為二
國之俗有美惡而變之之道有難易故言之其意則
必曰俗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
之巧拙俗之美惡係乎教之臧否今若察其所以觀

其所由糾之以庶耻則爭奪之禍矣由而作示之以
愛敬則陵慢之心胡得而生哉此孔子變之之意也
誠使舉而措之齊魯後世則俗之興弊不刑一人而
可變不終一朝而可救也救變之術其在茲乎又聞
救其未然者聖人之難事末流之弊非獨齊與魯也
夏商周漢之季莫不皆然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良以此也恭惟我國家盡舉賢尚功之道敦尊尊親
親之義執中含和而時措之傳二十八世歷四百餘
年而無可變之俗可救之弊也今執事以齊魯之事
為詰者將以美其既往而慮其未然而云耳謹對

鄉試策

問財用之盈虛戶口之增減乃王政得失之端國體安危之本有國者所當深計也三代聖王之為理也取民不過什一之法以此應軍國之須而財用常有餘域民不過隣保之制以此服公家之事而戶口日增及乎衰世取大半之稅闕市山澤之利而財用常不足置閑隘防守之法執訊刑禁之令而戶口漸減何也夫天下之財必有是數不在官則在民而財之出入常在官民之內財用殫竭則上下同時俱乏當此之時天下之財聚在何所四海之民亦有是數兵

革飢饉死亡之外凡有生齒雖有散亡但自此移彼而民之流寓不出率土之濱然戶口凋弊則彼此同時俱減當此之時四海之民散在何地苟知所在則將何以發其財而上下俱足將何以聚其民而戶口復全乎歷代財用戶口之額史具可見而代各不同至于隋唐深有疑焉隋高祖平陳之始戶口四百餘萬至煬帝大業五年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而府庫盈溢自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也及唐有天下自高祖至高宗二年戶口減至三百八十餘萬故太宗心服其盛隋自高祖至大業五年不過三十年有煬帝窮

奢極侈而其盛如彼唐自高祖至高宗二年亦不過三十餘年而有太宗勤儉致理而其滅若此何也然唐享國綿遠而隋旋踵而亡以此觀之財用戶口不足恃以為長久之業者也然則守全盛之基享無疆之業者果何事歟若曰為善而理為惡而亡則此陳言淺論也諸生表出前古未陳之議悉心以對對愚不佞竊有志於世理嘗念王攸得失之端國體安危之本而未究其所以然講之師友則不過曰為善而理為惡而亡愚以為此其大槩也而其所以為之之具則必有在也今執事以財用之盈虛戶口之

增減為有國者之深計而誅之以聖王之理衰世之
弊與夫發財聚民之術終之以隋唐之事享國之道
此愚平日所願講者敢不悉心對明問曰三代聖王
之為理也取民不過什一之法以此應軍國之須而
財用常有餘域民不過鄰保之制以此服公家之事
而戶口日增及乎衰世取大半之稅閉市山澤之利
而財用常不足置濶隘防守之法執訊刑禁之令而
戶口漸減何也愚聞先王之為國也取民有制使民
有度至于衰世一切反之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千乘之國猶然而謂理

天下者不然乎蓋敬事而信者王攸之大端也三代
聖王其取民也立其中制使天下後世取法焉什一
之制是已故曰多則桀寡則桀民之利病於是乎係
焉苟以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為事必敬而必信之則
財用何盈虛之有戶口何增減之有哉自周衰而春
秋春秋而戰國爭城爭地日相攻戰財用不足而民
之生始厲矣此魯之哀公有二猶不足之言者也及
商鞅之用秦廢井田開阡陌而先王之制掃地無遺
雖致一時富國強兵之利實開萬世殃民蠹國之源
其流之弊至於稅大半籠關市山澤之利而後止矣

雖置閔隘以防以守而日執之訊日刑之禁民安得
不流亡而戶口安得不減損乎詩曰逝將去汝適彼
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此之謂也明問曰天下之
財必有是數不在官則在民而財之出入常在官民
之內然財用殫竭則上下同時俱乏當此之時天下
之財聚在何所四海之民亦有是數兵革飢饉死亡
之外凡有生齒雖有散亡但自此移彼而民之流寓
不出率土之濱然戶口凋弊則彼此同時俱減當此
之時四海之民散在何地苟知其所在則將何以發
其財而上下俱足將何以聚其民而戶口復全乎愚

聞聖王之制量地之廣狹定賦之多寡地以居民民以出賦書之禹貢是已後世雖廢鄉遂井田之法而其地猶若也雖有溥朴澆漓之殊而其民猶是也間有培克聚斂之臣競開利窟爭進羨餘但自設計巧取之耳庸君常主不知其然而以為能故司馬溫公以此論其新法之弊以折荆公之姦是知天下之財信有是數四海之民信有是數其或天下亂雜兵革之相仍飢饉之荐臻則地有遺利財用咸耗而戶口於是乎凋弊矣財用則誠減耗矣戶口則誠凋弊矣然亦隨時必有數存焉上若好利則財聚於上而在

官若其不然則財散於下而在民故財之出入常在
官民之內既曰在官其國宜富而有常之用之虞既
曰在民其民宜足而有無恒產之嘆財之所聚果何
在歟愚以為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何者山林不
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以有數之財填無窮之
欲而欲上下之不俱乏難矣哉故善用財者藏之天
下隨取隨足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
其不善用之者則必以天下之物視為己有積之無
用之地捐之不急之用甚者吝賞以饒將士之氣閉
糴以怒黎庶之心潛消於狗彘之養暗耗於妃嬪之

奉風教之敗習俗之奢庶人帝服倡優后飾卒至天下虛耗而禍亂作矣傳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此之謂也由是觀之財之所在斷可知矣戶口凋弊非由是歟且夫四海之民既有是數當其天下分裂或南以北或東以西其為流徙不可禁制故有適彼樂土之謠天下一統若秦若漢若隋唐則但自此移彼耳戶口凋弊而彼此同時俱減者何也愚以為財之所在民之所在也夫飢寒切於身雖慈父不能教其子况其民乎故飢寒所迫弱者為傭役強者為盜賊苟活是圖惟利是就傳曰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
心傷則其本傷然則未有有其財而無其民者也亦
未有無其財而有其民者也易曰何以聚民曰財此
之謂也愚故曰財之所在民之所在也由是則財斯
發矣由是則民斯聚矣上下俱足而戶口復全者後
何疑乎明問曰歷代財用戶口之額史俱可見至于
隋唐深有疑焉隋高祖平陳之始戶口纔四百餘萬
至煬帝大業五年至八百九十餘萬而又府庫盈溢
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及唐有天下自高祖至高宗二
年戶口減至三百八十餘萬財用之富不及焉故太

宗亦心服其盛隋自高祖至大業五年不過三十年
有煬帝窮奢極侈而其盛如彼唐自高祖至高宗二
年亦不過三十餘年而有太宗勤儉致理而其減若
此何也愚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
驗於今愚請以天人古今之理明之夫天下之生一
理一亂一盛一衰者關於時運氣化而已夏之暑冬
之寒極矣而春秋居其間春之溫者暑之漸秋之涼
者寒之漸漸之積之而至於極矣而其所以一寒一者
者循環無窮焉彼隋唐之財用盈虛戶口增減亦猶
是也歷觀前代之事周之盛極矣至六國而衰六國

之衰極矣至秦而盛自秦而漢至於文景天下之富
庶極矣武帝籍富庶之資窮兵黷武至五十餘年然
後財用竭矣魏晉而降海內瓜分天下之衰亦極矣
衰極復盛理勢然也故隋高祖平陳之始戶口纔四
百餘萬及乎天下為一稍加休養至于三十年則數
之增倍焉此非乘其極衰之勢而致之然歟雖以煬
帝之窮奢極侈未能遽變盛而為衰太宗之勤儉致
理亦未能遽變衰而為盛此漸寒漸暑之勢也故漸
至於開元而後致其富庶而開元之後亦復衰焉以
此觀之盛衰循環雖百世可知也善為天下者觀其

盛衰之端而為之慮苟至於極雖聖人亦未能有所
為者理勢之然也愚故以天人古今之說復之明問
曰唐享國綿遠隋旋踵而亡以此觀之財用戶口之
盛不足恃以為長久之業者也然則守全盛之基享
無疆之業者果何事歟若曰為善而理為惡而亡則
此陳言淺論也愚聞古之人君有以百里而興者有
以七十里而興者又有以一旅之衆一成之田而興
者况以四海之富天下之衆所謂運之掌上者也故
財用戶口之盛雖不足恃也亦不可不恃者也財用
苟不充戶口苟不足雖善計者或難之以為足恃者

非也以為不足時者亦非也在用之之道如何耳以
為足時者則曰吾財已豐矣吾民已庶矣財豐民足
天下何思何慮吾當極其耳目心志之欲以終吾年
耳殊不知吾方聚財而適輸之入吾方聚民而適驅
之入凡吾所為適足為人之資而已此以財用戶口
為足時者也隋之旋踵而亡非由是歟以為不足時
者則曰吾財苟豐矣吾民苟庶矣禮義生於富足驕
逸亦生於富足財者入財也吾不可專也民者天民
也吾不可慢也一介之取與而必審焉一事之動作
而必慎焉兢兢業業常以禮義為務驕逸為戒此以

財用戶口為不足特者也唐之歷年繇遠亦非由此
歟然則守全盛之基享無疆之業者審其二者而為
之耳或者必以復什一之法隣保之制為之說愚以
為非也彼什一之法隣保之制必復井田而後可為
之也此猶所謂結繩之政是以理秦之緒干戚之舞
足以解平城之圍而腐儒之以迂闊見譏者也惟唐
之租庸調之法庶幾井田之遺意府衛兵之設庶幾
寓兵於農之意而魏徵仁義教化之說亦得以小試
於當時此歷年繇遠之道也後世人主猶不及此而
亦不肯取法焉其異於隋之旋踵而亡者幾希凡欲

守全盛之基享無疆之業者體太宗之道而行之斯亦足矣明問曰表出前古未陳之議愚故敢以已意復之若其為善而理為惡而亡者雖為陳言論其天要不過乎此惟執事裁擇之謹對

廷試策

制曰朕聞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事必師古帝王之所向也昔之有天下者曰皇帝王霸夫其位同有廟社臣民同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柄同獨其為號不同然則曰皇曰帝曰王曰霸其名義可得而知乎治天下者為其事必有其功載之簡冊

垂之來世尚矣三墳之書少皞顓頊高辛氏之典湮
滅無得其事功亦可考而有徵于今乎唐虞以下載
籍雖存亦可以盡信而無疑乎眩乎億兆之上必有
為理之道終始持循而成一代之理皇帝王霸其為
道同乎不同乎傳曰為政以德蓋必行道有得於心
然後可措諸政皇帝王霸之德其淺深純雜亦可得
而言乎君心出治之原也皇帝王霸其心之微亦可
得而見乎是皆朕之所欲聞也子大夫脩業于家殆
有年矣茲故詳延于廷以詢所蘊書曰今民將在祗
適乃文考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朕仰荷天恩承

系聖之丕業兢兢圖理其法祖宗者固不待謀之子
大夫矣等而推之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何者可師
何者可取其悉陳之以副朕之虛佇近世儒者以皇
帝王霸分而配之春夏秋冬然則其所以為皇帝王
霸者亦猶氣之周流於一歲適然而然初無繫於向
之云云也乎夫天道循環繇貞而元理之必至苟以
四時方之則秦漢而降固可以配皇帝王霸而班之
否乎子大夫其為朕索言之朕將有所鑒

對臣聞治天下者必法皇帝王而已霸者之事斯為
下矣恭惟皇帝陛下初登大寶發德音下明詔進臣

等子赤墀之下策之以皇帝王霸之道乃曰朕聞易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事必師古帝王
之所尚也斯則陛下之心同符古聖而以皇帝王之
治自期此秦漢以降絕無之事於戲盛哉微臣何足
以對揚休命之萬一臣伏讀聖策曰昔之有天下者
皇帝王霸夫其位同有廟社臣民同爵祿廢與一注殺
予奪之柄同獨其為號不同然則曰皇曰帝曰王曰
霸其名義可得而知乎臣聞太極判而為兩儀於是
乎有天地之名人生於兩間而為三才於是乎有天
地人皇之號厥初鴻龐未有攸教及乎伏羲氏作而

為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神農氏作而為耒耜以教民
稼穡黃帝堯舜繼而君之然後垂衣裳而天下治迹
其行事堯舜以上自然而然而由仁義行此則性之者
也曰皇曰帝云者其天之謂乎故曰其仁如天自夏
之衰道失于上民散于下而商周之興頗有漸德與天
同功之妙視帝則遠矣觀其為德雖非自然而然而及
其成功一也此則反之者也至于霸者之事皆借仁
義之名以成一己之私此則假之者也故曰以德行
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由是言之曰皇曰帝曰王曰
霸未必字字而訓之而其名義存乎其中焉臣伏讀

聖策曰治天下者為其事必有其功載之典籍垂之
來世尚矣三墳之書少皞顓頊高辛氏之典湮滅無
傳其事功亦可考而有徵于今乎唐虞以下載籍雖
存亦可以盡信而無疑乎臣聞前聖作乎前必有後
聖述乎後然後其道可傳而其言可信也當孔子之
時天下之生久矣天下之治亂非一矣則其典籍可
謂煩且亂矣孔子懼夫愈久而愈失其正也悉取前
聖之作而祖述焉如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
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者是已由是視之聖
人述作之意深矣去取之旨微矣而非後人所敢疑

議也然則三墳之書少皞顓頊高辛氏之興湮滅無
傳而其事功不可考而徵之者尚矣况秦火之餘如
司馬遷者世業于史而紬繹之而未允出入緯書則
其書豈可盡信耶非惟子史為然雖聖經賢傳容有
可疑者非其書之可疑也謂其文史而過索也故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此之謂也臣伏讀聖策曰眩乎億兆之上必有為理
之道終始持循而成一代之理皇帝王霸其為道同
乎不同乎傳曰為政以德蓋必行道有得於心然後
可措諸故皇帝王霸之德其淺深純雜亦可得而言

乎君心出治之原也皇帝王霸其心之微亦可得而見乎此皆朕之所欲聞也臣聞心者一身之主萬化之亦而人君之心出治之原天下治亂之機也故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德於心得故以德行未有不得於心而能措諸政者也古之人主知其然欲平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未嘗須臾不從事於心皇帝王霸之德雖有淺深純雜之異其終始持循而成一代之業者皆於心得之眩乎億兆之上必有為理之道則無不同也

惟其有皇帝王霸之心之微是以其為德有淺深純
雜之不同也臣於名義之間以性之反之假之復之
此皇帝王霸之心所以別也然古今同一心王霸獨
不同乎臣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蓋充其道心
者為皇帝王也循其人心者為霸也皇帝王霸之心
之微於此可見舍此而他求臣恐或流於支離詭幻
之域也臣伏讀聖策曰丁大夫脩業於家始有年矣
茲故詳延于廷以詢所蘊書曰今民將在祗適乃文
考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朕仰荷天明承累聖之
丕業兢兢圖治其法祖宗者固不待謀之子大夫矣

等而推之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何者可師何者可
取乎其悉陳之以副朕之虛佇恭惟陛下聖敬日躋
勳法祖宗而臣草茅微賤魯未有知其於聖道可師
可取者安敢妄議然臣嘗粗讀經書窺見帝王之道
矣臣謹按易首乾卦曰元亨利貞蓋此四者天之道
也王者法之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之首
開睢者所以示風化之本自家而國故曰入而不為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禮則曰毋不敬言
其正心也春秋大一統言其平天下也至于書之所
載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舜

之黜陟幽明禹之拜昌言湯之改過不吝文王之日
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武王之敦信明義崇德
報功如此之類坦然明白可舉而行陛下於此熟聞
之矣而聖問及之者以為陳言常論耶臣愚以為可
師可取者無過於此苟聖心留焉則等而推之至於
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何難之有哉臣伏讀聖策曰
近世儒者以皇帝王霸分而媿之春夏秋各然則其
所以為皇帝王霸者將猶氣之周流於一歲適然而
然初無繫於向之云云也乎天道循環絲貞而元理
之必至苟以四時方之則秦漢而降固可以配皇帝

王霸而班之否乎子大夫其為朕索言之朕將有所
鑒臣聞皇降為帝帝降為王王道之微而霸者出焉
猶春祖而夏夏祖而秋而冬居其終耳豈可必以四
時方而配之乎以其數則可當繇貞而元之時而其
事功殊不相侔也雖以漢唐之盛而於王道不敢進
焉則曰德曰道曰功視為何物哉非獨此也忠實文
之尚水火未金土之運皆不能循環而有罔位之說
焉夫然如此之說幾於術數故當時已有不願學者
矣苟必以皇帝王霸分而配之春夏秋冬則孔子當
先言之矣我國家太祖皇帝肇造洪基世祖皇帝混

一區宇而列聖相承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開闢以來
未有如此之盛者繇貞而元此其時矣陛下春秋鼎
盛以大有為之運而又欲師皇帝王之道此千載一
機會也伏望陛下執此之道堅如金石以清出治之
原以廣祖宗之業天下幸甚臣幸蒙聖問之及而以
此為終篇敢惟陛下裁擇臣謹對

豫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古詩

紀行一首贈清州叅軍

古人重畫一今人好變更法令牛毛細黔蒼魚尾頰
嗟嗟遠游子甬心胡不平平生多為口慣作東南行
逶迤過上黨千里到韓城道途多所見感嘆由中生
十里五里間馳傳紛可驚下馬立道側過眼如流星
吾疑將德音布茲南畝氓或云筭間口抽錢及孤惇
或云籠山野割地歸蕪并訟牒方組織逃戶連敬傾
皇華豈謂是聖人著之經忽詠大東詩兀如未解醒

先王勤且儉四方始經營山川各有界租稅豈無程
孔氏罕言利孟子惡交征時當春雨後布穀間關鳴
不見田頭饁誰從水際耕我欲買山去鑿翠開風樓
園中養松竹門外種稌秔茂樹坐鬱鬱清泉飲泠泠
日讀洗心經無令世故嬰尺地入金穴何處安柴扃
所以事奔走終歲不得寧念我掌書郎青衿倦送迎
此亦眼所見彼亦耳所聆知君常對此意氣何崢嶸
君心一寸丹君鬢十分青他年廟堂上手調殷鼎羹
吾詩儻不棄以為座右銘

次韻答白和父

吾生好遠游山水極深幽都下數閱月江南十經秋
自訝今日計賃屋久淹留窮通要有命強顏何所求
孀親亦已老故山歸夢稠君看富兒門不容吾輩流

妾薄命用太白韻二首

妾本寒門子荆釵居白屋羨質天所生兩臉如赭玉
自倚傾國艷乃與世人踈五陵多年少過者皆停車
一笑肯輕賣千金且不收以此自愆期歲月長江流
西風昨夜至莎雞鳴露草紅顏恐消歇時過不再好
生不識人面長年在深屋一為色所誤反道珉欺玉
憎愛古無常朝恩暮乃踈悒悒詠秋扇登言車

金牀為誰拂繡被
久已收閨塞寒月落
但見螢火流
沉憂暫成夢
依稀聞百草
世無相知才
誰令復舊好

哀王孫

秦皇虎視萬國奔
剗滅古道愚黎元
豺狼當途誰敢
行天地閉塞
雲雷屯淮陰
少年侮人傑
令出胯下如
出門漂母有眼
哀王孫千金
思酬一飯恩
望夷禍起
秦失鹿天下
共逐何紛紛
是中劉項號
疾足楚歌半
夜雄雌分
王孫功大
歷蕭曹東收
西取囊乾坤
當時忠義
猶可慕
蒯生計輟
無復言鳥盡
弓藏語已悲
漢家恩薄
王孫冤王孫
休嫌噲等伍
天亡豈獨為
江濱

更欲乞飯那可得空令萬古哀王孫

閻婆刀用前輩韻

東自鰈海西蓬婆野無氛浸水無波此豈龍飛萬物
覩澤及禽獸無蛟鼉明堂大闢布王政鬱為佳氣纏
四阿克民熙熙自於變寧將仁義勞漸摩黔蒼但期
事耕鑿班白不復知差科聖朝雖已不好武有事徑
須橫劍戈叢彼閻婆不解辦淺狹那容比管蠡淮陰
受鉞子房籌餉饋不及煩蕭何張帆擊鼓駕高浪疾
如鷁子逾新羅蠻君徒白豎降旌膏肓勢害難醫痾
漢軍四擁寂如水帳下掩泣聞楚歌班師誰得寶刀

來斗文赫赫如新磨龍吟有時紫氣逆棲禽驚墮庭
之柯自從六合為一家西縣南貨通山河閣婆之刀
孰與並佩非其人刀所呵姦邪寒心敢正看故知此
物殊於他要當作詩銘其背千年為寶傳無訛秋風
吹波易水寒壯士一去無荆軻書生對此空嘆息頭
上歲月如飛梭

唐太宗六駿圖

汴河錦纜人方厭秦王順天提寶氣風行電邁掃羶
腥所向金湯隨手陷周襄子載一貞觀功業赫然超
兩漢當時所乘有六駿揮戈恢恢有餘刃寫真刻石

手自資片石屹與凌烟峻
昭陵秋草夕陽邊行人指
點多愴然君不見轍迹紛紛
王道缺八駿曾到崑崙
巔又不見拔山力盡驢不逝
烏江烟月漢家天功成
自古在知己豈在蹄高并銳耳

送漢陽鄭參軍

西風庭樹鳴撼撼長夜幽人正愁絕
舞破荒雞擁褐眠日高門外無來轍
今朝剝啄喜有客乃是心親來
告別人生百歲少歡樂大半離愁緣
愛結載酒東郊黃葉稠一杯未盡
歌先闕歸途政指漢陽關三峯入
眼明如刮揚州景物古所稱我慣
經由能細說南江

風雨亂魚火北嶺烟霞明佛刹所恨居民魚尾赤籬
落蕭條生事拙君歸摩撫已痼瘵要令一境先再活
年來世事不堪聞我亦南游意已決待得半篙春水
生扁舟一扣漢江柁

天曆己巳六月舟裝禮成江南往韓山江口

阻風五首

行箴在自斷下士尚猶豫宜乎迷出處寸心煎百慮
今朝決南意且喜輕舟去掛席出江口檣烏欲飛翥
中途逆風作進退俱遑遽弱纜未足恃飛廉何傲倨
終宵舞澎湃苦待蓬窓曙清時自不容要津吾敢據

明哲保其身誰記前賢語

驚風動地東南黑四山低昂船尾側蒼茫一葉浪花
中性命只憑管蒯力雨聲颼颼濕蓬底三日一雨猶
向北但令元氣不傷和逆順於人互失得何時風雨

占十五為驅萬國歸皇極

山居畏虎豹水行厭蛟蜃人生少安處肘下生白刃
不如從險易天命且自信速行固所願遲留亦何吝
日月江河流百年真一瞬作詩相掉歌明當風自順
我昔泛舟青山下寒江清駛如傾瀉銀尊玉膾富南
烹中流蕩漿傾金竿船頭醉卧呼不醒也任旁人泉

水洒落霞孤鶩暮痕濃繫舟登山宿蘭若自從旅食
京華來奔走紅塵顏可赭縱憶舊遊安可得夢中往
往森如馮扁舟今日愜素懷世上誰為知我者莫嫌
風逆久淹留禍福從來如失馬
有風何須宋玉賦無雨莫學欒巴喫但願時和二氣
調長使吾民穩眠飯君不見東南舟航阻風雨城中
米貴令人怨

送安貞之曠史南歸

文章當須慕班馬事業亦可窺伊呂自知求益非賣
菜人笑費巧如刻楮曾中喜怒紛衆狙頭上光陰催

二鼠賴君汲引不見棄知我踈慵無所與時時共和
白雲篇夜夜相對金蓮炬豈唯詩酒謾追隨已分平
生同出處今朝乘傳覲慈親昔日題橋非戲語端為
王孫久倚閣豈因曾子輕投杼紅旆門前織車轍綠
衣堂上列樽俎應愁王命有程期亦念吾儕苦延佇
歸期未必閱歲時惜別何須效兒女只緣長作遠遊
人因送君歸心惻楚

飲酒一首同白和父禹德麟作

物情好惡淡且濃俱出造化爐中鎔阮孚好屐和嶠
錢達人聞之面發紅吾徒所好異於此長向花前月

卜逢白氏好飲不停手禹君五斗方盪曾李子平生
不入務舉眼厭見金罇空忘形爾汝外天地麴生於
我良有功君不聞千鍾與百觚古來痛飲比英雄但
可陶陶齊得喪安用星星較異同人事古多違弄
或未中舉觴崔宗之投轄陳孟公應笑盧仝七椀茶
誤疑兩腋生清風

次無極師韻送三徒景楚歸錢塘

佛說本無言儒行不在服未遇拈花笑恐見操戈逐
甚欲評此理吾膝未曾促海東佳山水賢聖有遺躅
已知無極師送老慈雲谷子歸獨何先飄然謝羈束

七月四日得家書

去國已五月今朝始得書得之不敢拆書中道何如
平安無他語旅懷今始舒菽水歡自足箕斗名亦虛
誰能更拘束吾當返吾廬

送蘇伯脩參政湖省分韻得東華塵

東華塵天衢咫尺要路津金門曉開相君至千車萬
馬如雲屯茫茫四顧烟霞集但見觀闕雙嶙峋爭名
於朝自古昔揮汗拂面誰敢嗔男兒有為在昭代北
窓高卧知何人致君堯舜須讀書儒冠未必皆誤身
我公臺閣名藉藉平生物議歸經綸南維分省豈得

久鳴鑣又入東華塵

順菴新置大藏李克禮州判作詩以韻次其
韻

載道之器皆謂經釋氏所說誠難思因因果果百不
差如取符契兩手持龍宮海藏露半珠士女奔競輸
家貲他生作佛且休道此正壽君端可期阿師本是
衣冠胄脫畧富貴輕分離西遊却被玉皇眷錦袍錯
落雲霞披謂不傾囊置一藏噬臍萬劫安能追餘杭
墨本世所寶風帆穩送江神知平生好客不留物成
此大寶尤壞奇君不見託迹空門逃賦役還將檀施

自利之

寒食獨坐書懷

去年寒食遊西山今年寒食獨掩關東風御柳自今
古客路何處開愁顏世無德公同上冢但見乞祭來
墻間高堂明鏡多白髮久矣不着菜衣斑故園花木
皆手種留與黃鳥啼綿蠻人生富貴亦百歲歲月一
去無由還天教我輩故鐘情遇物興懷常不閑誰能
起我強一醉久病不出腰脚頑

黃山歌鄭仲孚蔚州所作次其韻

憶昔舟過黃山東朔風吹日寒無光黃山西望三十

里漁舟出沒江蒼茫我行不時行又急目斷勝境空
彷彿聞君出守向江海想像畫戟凝清香送客頻過
江上路尋僧屢到山中莊黃山之遊最可樂紅粧畫
舸江中央使君一曲黃山歌使君豪氣仍清狂人生
聚散足哀樂芙蓉低泣愁鴛鴦何當重唱使君曲檀
板拍碎黃山岡

十日菊

中秋十六夜月色更輝輝重陽十日菊餘香故依依
世俗尚雷同時過非所希獨憐此粲者晚節莫我違
臨風欲三嗅又恐旁人非不如泛羨酒昏昏到夕暉

以愚谷韻贈禹先生倅

遠道官無津涯先生陸沉寧復思熙熙壽域無春
風先生瓦甌亦何悲焚香執箸知進退置酒對花看
金衣思作容嶺南日勝游不覺青衫早先生適在
水窟我詩饒我慕二十六年如一夢吾頭之
白亦其理說燈話舊秋夜短其率嬰鑠如當時先生
且留談六籍吾為長者能折枝

題黃石守次韻

海邊何處三青石沈盡塵緣濃奇岩峭拔玉束
並古碑刻石封重蹟履寧同事黃石執訣真堪采

赤松盧仝無欲遠山去太白誤擬瑤臺逢忽驚仙境
已自致况有佳士能相從他年京輦老廻首風埃漠
漠迷人蹤

過西華龍臺長岩二祠

龍堂南對長岩由上有荒祠蔭喬木東南舟航皆乞
靈歌舞紛紛供酒肉年來風雨頗為灾人不誠耶神
不福我縱閑遊心情悄十里烟波空滿目

途中吟

上都作

山腰有官道其下長河水東流日夜忙路上行
人亦未已人生各有營水性何所以乃知天地間無

物不如此馬上光陰空白頭臨河之嘆自嘆耳
我行灤京路九百風土雖殊差可樂鵬窠以南山漸
佳龍門之北水皆惡李老谷深天地窄槍竿嶺峻雲
霄薄皇朝風雅不敢緇遇興拙筆無由閣

扶餘懷古

青丘孕秀應黃河溫王生自東明家扶蘇山下徙立
國竒祥異蹟何其多衣冠濟濟文物盛潛圖伺隙并
新羅在後孱孫不嗣德雕墻峻宇紛奢華一旦金城
如解瓦千尺翠岩名落花野人耕種公侯園殘碑側
畔埋銅駝我來訪古輒拭淚古事盡入漁樵歌千年

佳氣掃地盡釣龍臺下江自波

同禁內諸生遊紫霞洞次韻

草堂睡起落花閑卷簾南北多青山青山笑我不出
門兀兀窮年文字間長安萬家無所適肯向高門低
我顏山中之遊是何夕屐齒磴磴響溪石詩豪更值
玉堂賢八斗文章超古昔須攀翠壁記茲遊明朝依
舊紅塵客

用李生韻寄龍頭釋老

西原只有龍頭寺龍頭詩老釋儒間我行正值花時
節珍禽磔磔鳴春山青衫故人亦好事邂逅三笑開

塵顏高談劇飲白日永何人更道書生寒師乎勿謂
不告別山花未落吾當還

留別真州中臺寺古長老

上人不出頭陀山水雲心迹清且閑我時杖屨扣松
關石徑聲磬難躋攀雄觀十四非人寰前賢傑句留
壁間溪橋夕照離思艱俗緣未盡吾何顏登樓不覺
月再彎竹西風景欺我頑邇來歸夢不可扳忽忽上
馬呼不還只恐春風別淚潛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律詩

寧海無價亭次金簡齋詩韻

此處登臨人縱多築亭增損祇今誇一川風月詩中
地十里樓臺畫裏家衆海天晴看浴日旆蹊春暖見
蒸霞自從相國留新句無價竒觀價更加

戊辰冬水渡漢江

沙頭逆旅正蕭條幾傍危簷望斗杓半夜疾風吹破
屋一江流水凍成橋須臾便見人心小尋丈休誇馬
足驕過了畏途還自笑不如歸去老漁樵

天曆己巳舟發禮成江江口阻風二首

長江半篙漲清曉片帆開風伯知誰怒天公不我哀
青蘋纒吐氣白浪已成堆雨脚橫空遠濤聲捲地迴
畏途連海岳屯象值雲雷利涉思前訓徐行戒後來
莫愁當灑灑終欲到蓬萊只為庭闈念歸心日夜催
河海東流想禹功南樞北楫遠相通何人睡足連江
雨有客愁深盡日風一葉鯢掀冥晦裏羣山出沒有
無中敢希魯國乘桴叟擬向磻溪問釣翁

次江華郡

海山深處一扁舟行到華山興夫休自古金湯能害

德移都此地是誰謀

次紫燕島

行過紫燕島扣柁一閑吟
浦溆盤如篆竿檣簇似簪
益烟橫近渚海月上遙岑
我有扁舟興他年擬重尋

宿濟物寺次璧上韻

先王有遺澤濟物勝茲亭
月出乾坤白雲收島嶼青
閑苔封古甃老栢蔭中庭
榻筆還須閣天慳未易形

次次興島

海闊風微望更平紅舷烏榜任斜橫
波聲不管鷗眠靜曉色能兼蜃氣明
書劒年來違素志江湖此去寄

餘生幸逢聖代東漸化不用區區變姓名

寄義交諸君

淡交應使利交嗔只數而今八九人已厭蓋簪名耐
久但期傾蓋免如新笑談暇日思諸彥栽種幽居過
一春自喜青雲有知己肯教長此作遺民

寄同年尹內相

驚塵疇昔暗乾坤負綫艱危未可言萬里歸來盡麟
閣一時攀附在龍門風雲入手經綸密天日遠顏咫尺
溫聽說益齋傳盛事年來玉笋又生孫

寄賀禹先生拜糾正

少年高義陋公卿，晚節浮沉晦盛名。
白首爭看新御史，明君方用老先生。
蛟龍豈是池中物，騏驎須知地上行。
我昔屢陪詩酒社，時聞喜事不勝情。

寄同年南翰林

兩榜磨肩緣分深，年來出處異升沈。
濯纓笑我滄浪曲，給札看君芍藥吟。
伯樂未逢工里足，鷓鴣應有五湖心。
不才敢望吹噓力，批勅餘閑幸寄音。

寄同年柳翰林

世事微才百不堪，徇身聊復事耕蠶。
詩場苦戰思良將，交道重逢憶破衲。
魂夢尋君到亭北，雲山挽我滯

江南何時和取緇衣什櫪馬聲中更盍簪

聞安貞之李仲權同拜玉堂作詩為賀

忽聞同上八花甄不覺彈冠喜欲顛餘子豈能居座
右諸公皆已著鞭先平生自笑屠龍技盛代寧無薦
鶚賢莫道青雲知己少儒林一半是忘年

詠史

五侯卓超徐璜
左璠唐衡

跋扈將軍得意秋漢家天子故凝旒到頭不與公卿
議還把機權付五侯

張綱墓

亭下埋輪意未平
單車直走廣陵城
可憐五丈山前
冢獨使張嬰負土成

李固

身在危邦有盛名
從來未免幾公卿
君今不共寧無
罪梁氏門生有馬生

五處士徐穉姜肱袁閻韋著李曇

不駕安車尚畏途
林泉高卧百無憂
陳公莫逆吾儕
意漢鼎寧為錮黨留

賈彪

世亂民窮事可哀
荒村處處見遺孩
數年養得千餘

子造物應慚賈父六

皇甫規

志士寧將志士憐今稱鈞黨是何人他年地下逢諸
子應笑衰翁獨愛身

陳蕃

推席當年意靡他可憐猶豫失機多拔刀莫入承明
去竇后應先倒太阿

孔褒

張儉亡來罪及孥破家相納尚如毛一門爭死乞堪
惜恩少君王竟坐褒

孟他

監奴一拜衆賓驚明日梁州刺史行此計來從媚於
竈伯郎真箇小人情

胡廣

縱無忠節可扶顛輔相六君三十年天下中庸是何
語遜言取媚謾相傳

宣陵孝子

而今忠直是讐民賈豎真堪作舍人縱道漢家無孝
子寧容鼠輩慢吾親

鴻都門學

欲挽皇王至治迴石渠白虎昔曾開鴻都亦是修文
地何用雕虫鳥篆才

陽球

帝意方珍斗筭才欲圖松覽擬雲臺尚書莫說丹青
陋留與人間戒後來

西邸

賣與公侯及爾奴無錢此日盡窮途可憐貧者尤為
害始到官來得倍輸

黃巾

民怨今應更似秦狂夫一叫半黃巾敢將妖術干天

位天意生渠為黨人

許劭

題品賢愚世所憎能避人禍為心平曹公欲質橋玄
語解道姦雄最得情

棗祇

舉義誅殘號為民民窮相食只風塵首陳農業基曹
室須信袁孫無此人

禰衡

輕狂罵操已多危送與劉家意可知未必高才人盡
愛失身江夏亦為遲

呂布

已負平生董大師白門雖下孰無疑不知自小臺卿
智叵信劉家大耳兒

袁紹

有一田豐尚不容敢將曹氏競雌雄可憐禍起蕭牆
內二世亡秦略與同

孔融

北海曾懷靖難情才疎意廣竟無成曹公陰賊君知
否輕易招殃似正平

蔣幹

從來說客盡傾危
遠涉江湖暗有期
口舌若能移節
義世間何啻萬秦儀

周瑜

一炬烏林老賊奔
三江自此抗中原
平生雅量程張
上如飲醇醪未足言

呂蒙

誰要軍籌博士才
粗知往事也恢恢
阿蒙已似孫郎
學魯肅應須刮目來

荀彧

曹氏陰謀政似新
贊成皆是漢家臣
荀侯豈為浮名

死忠義多於管仲仁

濡頰口

春水方生宜速去曹公且死我方休景升兒子真豚
犬生子當如孫仲謀

王祥

安有三公輒拜人眼中曾不見何荀一言曹室九金
重相國雖尊亦魏臣

墨梅

晴窓寫出照潭姿頃刻春風漲墨池已分明妃愁畫
面謫仙休恠玉顏緇

梅花次權一齋韻

縞袂青裙月下遊
知乘不要錦纏頭
世間紅紫迷人眼
便恐凌風控玉蚪

題金壁傳後壁高麗人入居大寧

憶昔携家避地初
遼西未必勝吾廬
語音變盡兒孫長
鄉井渾忘却自如

題中書譯史牡丹圖後

畫師妙思奪天工
國色依然帶露紅
記取明年相對處
沉香亭北倚春風

題宋祭酒六駿圖

神物相逢豈偶然虬髯十八事戈鋌隋家日月秦三世李氏乾坤漢五年逸足當時皆逐電彩毫諸子擅凌烟昭陵石刻有深意留與人間作寶傳

送許理問

自君在東省有口說清貧始慕曳裾客終慚入幕賓平生唯節義出處豈緇磷別酒休辭醉黃花笑殺人

次韻題李僧統詩卷

理極從來必返原親喪自盡是恒言九泉永訣無尋處三教同歸豈異門宰樹搖搖風不止佳城鬱鬱日長昏儒名墨行知多少愧殺吾師解報恩

熙寧二年制

次權一齋九日登龍山片牧之詩韻

東流袞袞日西飛世事紛紛時事微
黃菊開時宜痛飲青山好處可空歸
更無俗士參高會唯對良辰惜短暉
恨不得為吹帽客為公醉舞拂塵衣

賀朴趾菴除司議

吾君着意用真儒物望方歸諫大夫
從此此官充可賀前官同日入鴻樞
時王趙兩司議同日拜密直

寄英陽新村李居士

新村勝處草堂清月夕花朝不世情
詩酒昔曾陪杖履

履風塵忽復走功名青山無恙似前日白髮不公欺
後生亂後更思同一醉從來肉食愧藜羹

揭理問小酌邀余同飲以病不赴

病容空煩屢見招官閑只合讌同僚也知和氣排邪
氣能使今朝木稼消

謝洪合浦寄橘茶

晚食藜藿味亦長忽驚分我洞庭香
洞庭香炯江玉贈雖無計時對金鑿鼓興忙

芽茁黃金待一雷焙香新寄貢餘來玉川七椀神功
速便擬乘風到月臺

寄安康李先生

身閑方可見心閑
奔走紅塵亦強顏
出處先生思已熟
古人猶議起東山

寄完山崔壯元

退卧田廬未足多
山川為界入豪家
美來猶勝馳名客
萬丈黃埃鬢欲華

送費大醫歸江南

千里相逢恨已遙
今朝又作送行詩
南歸莫說三韓事
風俗多應異舊時

送式無外遊江南二絕

穆高僧卷之五
十一
忽然北去只南遊萬頃烟波一葉舟
踏遍天涯應有意道非身外更何求

割愛何妨好遠遊此身無繫一虛舟
裴叅問道是閑事逢著能詩還有求

題崔御史慶親詩卷

天邑蜚英早頗為執心忘臣拜童皆得體聽訟動如神
持斧宣明詔稱觴慶老親三韓無此事千載有斯人

寄同年成誼叔

喜君方展濟時才朝出花甌暮栢臺
東省外郎無意味却慙懷土早歸來

庚辰春日有感三絕

青氈雖舊防他盜
玉燭常和任獨貧
世事悠悠天不語
一方相怨是何人

典山有素何須買
輔理無能且未歸
此日此情猶可喜
北堂萱草媚春暉

立錫無地人猶競
以席為門客亦來
豈不有餘何不
足逢場且進手中盃

病中承招謝揭理問

恠底開筵日適予
移病時儘教防飲酒
唯恨阻論詩
揭以忠見和又作四絕

移高集卷之十五
江山雖故國禮樂異前時為報宦遊客休編已卯詩
東省何多事我來當此時畏愁頻置酒避謗尚吟詩
世事如雲雨人情見歲時相逢雖袞袞愁絕不成詩
閉戶讀書處對山持酒時客來休說事共賦賞春詩

次韻哭方判閣

為有高名死若存百年誰免送都門人亡一鑑增揮
涕客奠三杯搃斷魂佳木先摧終不實浮花忽發本
無根我雖後輩曾傾蓋常記當時善誘言

賀安謙齋二絕

持家只要正三綱隔幔絃歌也不妨鏡自未分何更

合拂塵還勝舊時光
豈為蒸梨廢采蘋
愛憎終不奪天真
暫時離合禪閣
事付與樽前一笑新

壽揭以忠二絕

弘夫高門志四方
宦遊萬里近扶桑
願君到處逢今日
酒滿金樽客滿堂

決獄陰功已外彰
夜來南極見星光
病夫閉戶潭無事
謾寄新詩當壽觴

得慶尚朴按廉書作詩為謝

尺素方驚及弊廬
悲歡交集復何如
丁寧來使早歸

去莫向祝山索報書

代書寄全羅閔按廉

袖中空有送行詩
騎發郊亭未可追
深愧信音猶到我
觀風全不似當時

存沒驚呼便熟中
更堪世事久西東
歸來見盡增惆悵
無復祝山訪拙翁

次韻賀金宰相

已向危時卓立切
應教弊俗早移風
棘園取士尤難事
為有公心法亦公

金司空見招以病不赴作詩為謝

諸生露坐亦何傷此日文闈復振綱不待譏訶無假
濫須知考閱便精強恩光溢座青袍列盛事傳家錦
席張擬向尊前成醉舞恠來微疾忽相妨

賀安謹齋

舉子今年得主司棘圍嚴切絕人窺筆端巧拙誰相
假鑑裏妍媸自不欺黃紙隨恩增價倍青袍得意綴
行違負薪未獲察高會錦瑟前頭謾獻詩

寄宜寧南中書

交情寧復變終初路遠音書偶爾踈始欲起君還自
笑祗今吾亦愛吾廬



送禹祭酒出守晉州

晉邑風流冠嶺南
狀元樓下水如藍
一麾出守猶堪羨
按部如今有耻菴

寄安康李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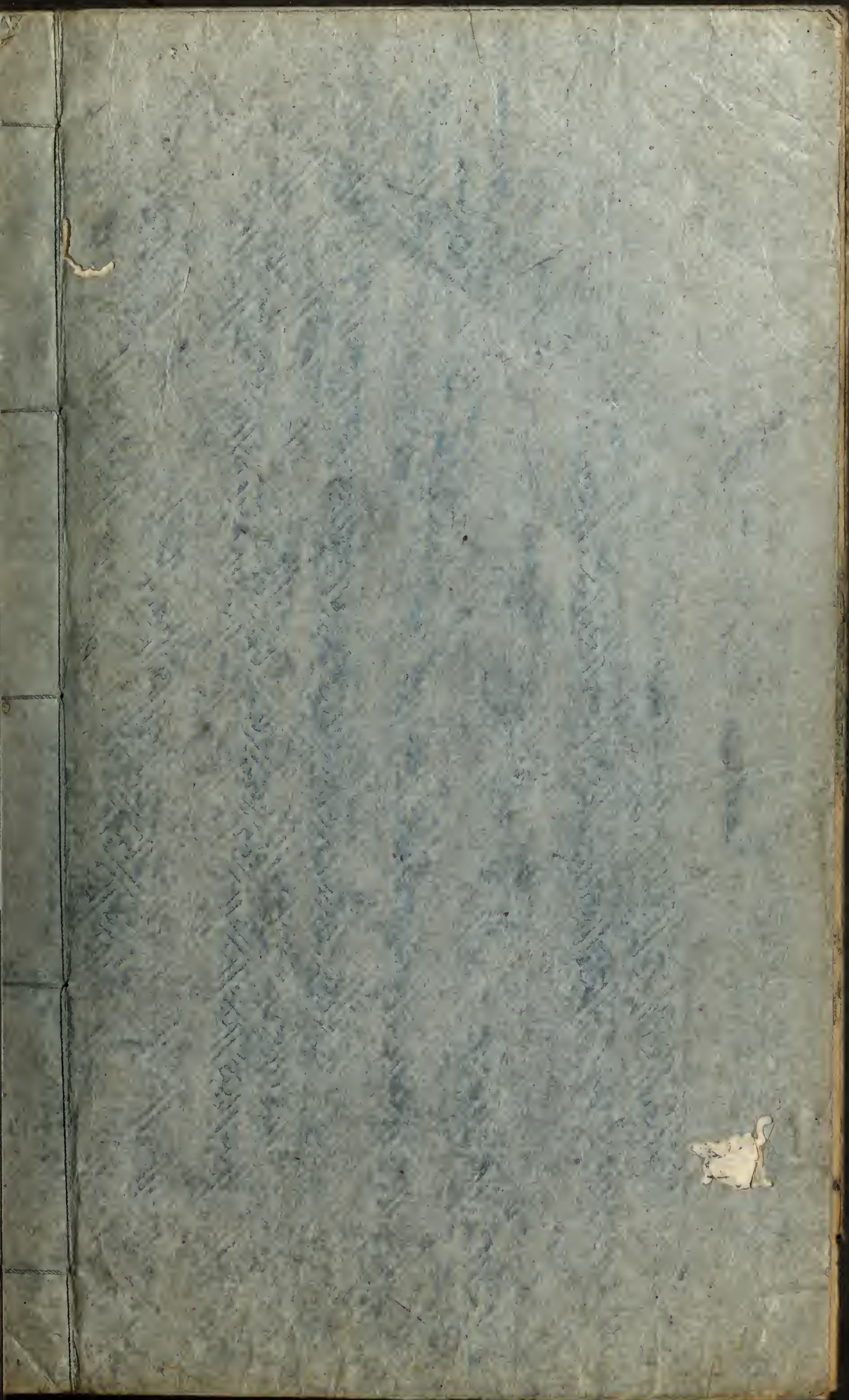
世慮何曾累此心
竹籬松迳一溪陰
狂生謬計真無賴
強為皇朝作翰林

世路區區未足心
却慙韁鎖費光陰
何當卜築門前地
分我松溪與竹林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111





經亭縑

地